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四十

甲五月明福王由崧立于南京

申是年福王仍稱崇禎十七年

臣等謹按甲申三月莊烈殉國明社已墟福王偏立江寧逾歲就滅一線苟延惛淫無度前恭纂輯

覽時特奉

諭旨用分注之例存其紀年兹輯三編于甲申五月後

附福王事一遵

聖訓所指以冀有合筆削謹嚴之至意云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

五月明兵部尚書史可法等奉福王由崧監國于南京

北都既陷莊烈帝殉社稷四月己巳報至南京人心惶懼時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方督師勤王渡江抵浦口聞北都陷縞衣發喪南京文武大臣議立君討賊而福王由崧潞王常淓俱以避賊至淮安倫序當屬福王諸臣慮福王立或追怨妖書及梃擊移宫等案潞王立則無後患且可邀功陰主之者廢籍禮部侍郎錢謙益力持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而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皆然之其間往來游說者前山東按察使僉事雷縯祚禮部員外郎周鑣慎言曰廣等且移牒可法曰福王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為神宗姪賢明當立可法亦以為然由浦口遂還南

續通鑑綱目于元順帝至正十五年明太祖起兵之後即書元以去其正統此大不可者至崇禎甲申以後本朝已定鼎燕京而福王偏安江南亦即逾歲敍就明亡則甲申五月以後乙酉

五月以後明之正統雖未亡而明之偏安已不保故用元順帝十五年以後之例書明以别之然固不如續綱目之左袒也

京而鳳陽總督馬士英利福王昏庸欲立之潛與阮大鋮計議主立福王又密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總兵高傑劉澤清黄得功劉良佐等結而公致書于史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意未決甲申守備南京魏國公徐宏基等户部尚書高宏圖等南京守備太監韓贊周等集議于朝大器署禮兵二部印不肯下者吏科給事中李沾探士英旨厲聲言今日有異議守死之孔昭亦面斥大器而士英握重兵于外與諸將送福王至儀真連營江北勢甚張諸大臣乃不敢言可法亦不得已乃定立福王時文武官俱集内官宅韓贊周令各署名籍姜曰廣曰無忽遽請祭告奉先殿而後行越日至奉先殿以福王名告諸勳臣語侵史可法曰廣呵之于是羣小咸目懾曰廣乙酉迎王于江浦丁亥百官迎見于龍江關王素服角帶哭五月戊子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於内守備府羣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無避宜正受既朝議戰

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報讐之義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監國事張慎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即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來若何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復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日王監國

質實

浦口在江浦縣東三十里由江北渡江南處龍江關在江寧縣西儀鳳門外福王名由崧神宗孫福恭王常洵長子初封德昌王崇禎十六年嗣封福王潞王名常淓穆宗孫潞簡王翊鏐之子翊鏐薨常淓嗣封呂大器後擁桂王監國卒于軍張慎言字金銘陽城人後乞休以山西陷無家可歸流寓蕪湖宣城間國亡後疽發背死姜曰廣字居之新建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確雷縯祚周鑣以異議為朱統鑽所劾賜自盡劉孔昭基十二世孫徐宏基達十世孫高宏圖字研文膠州人後乞歸寓會稽南京破逃野寺中絕粒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直李沾松江華亭人

明福王以史可法高宏圖姜曰廣王鐸並爲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馬士英爲東閣大學士仍總督鳳陽等處軍務

時廷推閣臣衆舉史可法高宏圖姜曰廣而劉孔昭攘臂欲並列衆以勲臣無入閣例折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進士英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副都御史又議起廢競舉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舉阮大鋮可法曰先帝欽定逆案無復言越二日拜可法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士英宏圖並命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姜曰廣先以曾有異議不用及再推辭臣乃以曰廣及王鐸等名上遂與鐸並命又以張慎言爲吏部尚書慎言上中興十議曰節鎮曰親藩曰開屯曰叛逆

曰偽命曰褒恤曰功賞曰起廢曰懲貪曰漕税皆紿之起劉宗周為左都御史徐石麒為右都御史尋改吏部尚書時宗周聞京師陷方名募義旅討賊及名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讐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嚮應而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揚數百里設兩節鉞不能禦亂爭先南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于流賊實漕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于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當孰濫輕則收侯爵

重則收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亦
封又誰不當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臣既濫中
璫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
燕京既破有受偽官而叛者有受偽官而逃者有在
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別
定罪為戒將來至于偽命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
有徒必且倡為曲說以惑人心尤宜誅絕又言當賊
入秦流晉漸過畿南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而
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流賊遂得長驅犯
闕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
一凶問已確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自當
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于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卻兵
權于閫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又
一新朝既立之後謂宜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
然則亟馳一介間道北進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
哭九廟厝梓宮訪諸王更不然則起閩帥鄭芝龍以

海師下直沽九邊督鎮合謀共奮事或可為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罷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及之令乃槩用新恩誅閹定案前後詔書鶻突詭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臣謂今日問罪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詔納其言宣付史館中外為悚動而石麒亦陳奏七事曰肖庶官慎破格行久任重名器嚴起廢明保舉交堂廉所言皆切時政又起黃道周為吏部左侍郎令兵部尚書張國維以原官回任協理京營戎政先是莊烈帝令國維赴江浙督餉出都十日而城陷至是召還餘皆還擢有差

質實 鄭三俊初為吏部尚書莊烈帝下詔求賢三俊舉李邦華劉宗周自代且薦黃道周史可法馮元颺陳士奇四人姜埰熊開元言事下獄及宗周獲嚴譴三俊皆懇救先後奏罷不職司官數人銓曹悉凜凜大僚缺官三俊數引薦賢士之廢斥者多

復用徐石麒獲罪卒同官合疏乞留後以興吳昌時謀出言官事為言官所詆三俊乞休致仕國亡後家居十年卒劉宗周初為左都御史以奏姜埰熊開元不當下錦衣衛獄當付法司帝怒其偏黨削職至是福王立起用後南都亡杭州亦失守宗周赴水不死絕食卒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介徐石麒初為刑部侍郎以奏斬陳新甲失誤軍機為新甲黨所銜怒及擢本部尚書以中官王裕民坐劉元斌黨帝欲殺裕民石麒祗議戍帝怒其失出及宗周救姜埰熊開元奪職石麒疏留不納下刑部定罪石麒又據原詞擬開元贖徒埰謫戍不復鞫訊帝怒遂落職至是福王立起用尋又罷歸後

大兵定嘉興石麒自經死妻孫氏赴水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懿黄道周崇禎中劾楊嗣昌等名對平臺反覆抗論坐謫戍南都亡見唐王請募兵江西得義旅九千餘人出徽州遇

大兵戰敗被執不屈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
端張國維巡撫應天總督河道有傑患治河功南都
破請魯王監國紹興從江上師潰還守東陽國維知
勢不支作絶命詞赴水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
謚忠
敏

明福王稱帝于南京以史可法督師江北召馬士英入
閣辦事

史可法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
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官
不備設以杜告姦安人心時馬士英旦夕冀入相及
督師鳳陽命下大怒以可法所與士英七不可書奏
之王且令高傑劉澤清疏趣可法視師而自擁兵入
覲拜表即行可法遂請督師出鎮淮揚于是加可法

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命便宜行事各鎮並聽節制十五日壬寅王稱帝于南京仍稱崇禎十七年以明年為弘光元年癸卯士英即入閣佐理仍掌兵部尚書事乙巳可法陛辭請以總兵劉肇基于永綏李棲鳳卜從善金聲桓等隨征從之可法起行即遣使訪崇禎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復奉命祭告泗鳳二陵祭畢上疏曰陛下踐祚初祇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陵親見鳳泗蒿萊滿目雞犬無聲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處深宮廣厦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膺圖受籙則念先帝之集木馭朽何以忽遘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儉克勤何以卒隳大業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將默佑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畧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投簪豪傑裹足祖宗恖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荅之時李自成棄京師西走青州諸

四鎮中惟黃得功猶具勇敢樸誠之氣蕪湖身殉始終殊有足觀若高傑攻城掠民屬分關而

郡縣並殺偽官據城自保未知南都擁立之事可法請速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開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下僚有才被棄者亦悉舉任用之以監紀推官應廷吉領其事幕府稱得人

質實

金聲桓字虎夫遼東衛人

明分淮揚鳳廬為四鎮以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領之

時議分江北為四鎮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劉良佐轄鳳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仍進得功靖南侯封傑興平伯澤清東平伯良佐廣昌伯時得功澤清傑爭欲駐揚州傑先至固欲入城揚州民畏傑不納傑攻城急日掠

行同寇賊以史可法之錚錚佼佼為其素所心憚正當秉此變色汗背時一一聲罪切責折其驕蹇之萌且爾時三鎮帖然聽命傑即無狀未敢遽行稱亂也乃一意坦懷相與不惟不知感恩轉令心生易視良由明季陋習專尚調停推其末流賢者不

村廂婦女民惡之知府馬鳴騄推官湯來賀堅守月餘進士鄭元勳家城中身詣傑營責以大義傑頗感悟為斂兵五里外城西北得暫啓門以通薪而守城者負約數以矢石中傑兵傑兵復進揚人競疑元勳通傑遂遇害既而傑知不可攻意稍息而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良佐軍亦被攻王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澤清皆聽命乃詣傑傑素憚可法夜掘坎十百埋暴骸旦日謁可法帳中詞色俱變汗浹背可法坦懷待之接偏裨以溫語傑大喜過望然傑亦自是易可法用己甲士防衛文檄必取視而後行可法夷然為具疏屯其衆瓜州傑又大喜可法乃開府揚州時職方主事萬元吉請奉詔宣慰四鎮且發萬金犒傑令保江淮乃渡江詣諸將營約共獎王室諸將嫌漸解廷議以元吉能輯諸將擢太僕少卿監視江北軍務時分四鎮各加封邊將多不平袁繼咸自九江鎮所入朝奏曰封爵以勸有功無功而封有功者不

免彼萬元吉之齎金出鴨用博遷官又無論矣語云一木難支況大廈已傾之後庸有冀乎

勸跋扈而封跋扈者愈多王曰事已行柰何繼咸曰馬士英引傑渡江宜令往輯王曰彼不欲往勳臣史可法願往繼咸曰陛下嗣位固以恩澤收人心尤宜以紀綱肅衆志乞振精神申法紀冬春間淮上未必無事臣雖駑願奉六龍為澶淵之舉王有難色因詣榻前密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然所部多降將非孝子順孫陛下初登大寶人心危疑意外不可不慮臣當星馳回鎮許之熊汝霖自福建召還亦上疏曰臣自丹陽來知浙兵為邊兵所擊火民居十餘里邊帥有言四鎮以殺掠獲封爵我何憚不為臣意四鎮必毅然壯征一雪此恥今纍纍淮揚何也況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即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曾奧窔之内而遏以藩籬視之

質實　黃得功開原衛人其先合肥人馬鳴騄爽城人湯來賀南豐人鄭元勳歙縣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入祠萬元吉後為兵部尚書守贛州城城陷

投水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節袁繼咸字季通宜春人熊汝霖後從魯王至海外投水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節

明進封左良玉爲寧南侯

先是莊烈帝詔封良玉寧南伯畀其子夢庚平賊將軍印功成世守武昌命給事中左懋第使道督戰良玉乃系月日進兵兆以聞疏入未奉旨而京師陷福王立詔至其部下有異議不欲開讀巡撫何騰蛟急諸良玉所爭之而良玉已從正紀盧鼎言開讀如禮諸將尚洶洶以江南自立君欲引兵東下良玉慟哭不許盡出所藏金銀綵物散之諸將曰此皆先帝賜也受國厚恩禍變至此良玉何心獨有之乎于是諸將噭然皆哭副將馬士秀奮曰有不奉公令復言東下者吾擊之以巨艦置礟斷江衆乃定會王命進良

玉爵為侯廕一子錦衣千戶以上流之事專委良玉制書到楚而良玉賀表亦至時李自成敗于關門良玉得以其間稍復楚西境之荆州徳安承天而塍蛟及總督袁繼咸居江西皆與良玉善南都倚為屏蔽時良玉兵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為親軍後五營為降軍每春秋肄兵武昌諸山一山幟一色山谷為滿軍法用兩人夾馬馳曰過對馬足動地殷如雷聲聞數里諸鎮兵惟高傑最强不及良玉遠甚然良玉自朱仙鎮之敗精鋭畧盡其後歸者多烏合軍容雖壯法令不復相攝而是時良玉亦老且病無出兵意

貿寶朱仙鎮之敗開封圍急良玉赴援次朱仙鎮見賊執盛一夕拔營走襄陽諸軍皆潰事見

莊烈帝十五年七月正紀良玉所置官名何塍蛟字雲從黎平人

明分置應天𢧐松巡撫

以左懋第為應天安徽巡撫祁彪佳為蘇松巡撫時蘇州諸生檄討其鄉官從賊者奸民和之少詹事項煜及大理寺正錢位坤通政司參議宋學顯禮部員外郎湯有慶之家皆被焚刼常熟又焚給事中時敏家燬其三代四棺彪佳請議從逆諸臣罪而治焚掠之徒以加等從之時高傑駐瓜州跋扈甚彪佳赴期往會至期風大作傑意彪佳未必來彪佳携數卒衝風渡傑大駭異盡撤兵衛會彪佳于大觀樓彪佳披肝膈勉以忠義共獎王室傑感歎曰傑閱人多矣如公傑甘為死公一日在吳傑一日遵公約矣共飯而別

質實 祁彪佳字宏吉浙江山陰人後杭州破紿家人先寢投水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惠宋學顯吳縣人湯有慶長洲人

明以忻城伯趙之龍總督京營戎政

之龍與士英比質實趙之龍永樂功
令督京營戎政　臣彝八世孫

明淮揚巡撫路振飛擊賊黨董學禮于宿遷走之

振飛初授御史陳時事十大弊曰務苛細而忘政體喪廉恥而壞官方民愈窮而賊愈亟有事急而無事緩知顯患而忘隱憂求治事而鮮治人責外重而責內輕嚴于小而寬于大臣日偷而主日疑有詔旨而無奉行疏入詔付所司縱擢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賊陷山西振飛遣將金聲桓等十七人分道防河由徐泗宿遷至安東沭陽且團練鄉兵犒以牛酒得兩淮間勁卒數萬福周潞崇四王避賊同日抵淮大將劉澤清高傑等亦棄汛地南下振飛悉接之至是河南副使呂弼周為賊節度使進偪淮上進士武愫為賊防禦使招撫徐沛而賊所遣偽制將軍董學禮等據宿遷振飛擊擒弼周愫走學禮等弼周

法場命軍士人射三矢乃解磔之縛懐狗諸市鞭八十檻車送南京誅之會馬士英欲用所親田仰為淮陽巡撫乃罷振飛振飛亦遭母喪無家可歸遂流寓蘇州振飛在淮安與巡按御史王燮頗號名義士同心戮力自振飛既去王燮亦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而劉澤清來居淮城威福自擅散遣義士其桀驁者籍之部下刦掠村落一空又大興土木造宅壯麗僭擬皇居與田仰日肆歡飲士民憤怨時山東郡縣已歸我

大清王燮亦不能往但逡巡河上而已

質實 呂弼周鄒平人武懐涇陽人田仰盧陵人

六月明追上崇禎帝后謚號

命謚崇禎帝曰烈皇帝廟號思宗周后曰孝節皇后

又追謚其祖母鄭貴妃曰孝寧太后考福恭王曰恭皇

帝上嫡母鄒氏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時太僕少卿萬元吉請修建文實録復其尊稱并還懿文追尊故號祀之寢園以建文配而逮褫建文死事諸臣以作忠義之氣從之乃追復懿文太子廟號并追謚建文帝曰惠宗讓皇帝復封其弟允熥等為王並上景帝廟號曰代宗改謚孝宗張后曰孝成皇后方孝孺等皆為贈謚立祠又聞崇禎太子及永定二王皆為李自成所害乃追謚太子曰獻愍定王曰哀永王曰悼　時朝廷大議多出高宏圖手趙之龍欲傾高宏圖以思非美謚上疏糾駁尋改曰毅宗又尋改恭皇帝為孝皇帝尊其墓曰熙陵别立專廟

明名阮大鋮陞見

大鋮名挂逆案失職久廢鬱鬱不得志流寇偪皖大鋮避居南京頗招納遊俠為談兵説劒覬以邊才名

顧杲楊廷樞沈士柱黄宗義萬泰等皆復社中名士方聚講南京惡大鋮甚作留都防亂揭逐之大鋮懼乃閉門謝客獨與士英深相結周延儒内召大鋮嘗要之維揚且以士英屬延儒許之會鳳陽總督高斗光以失城逮治禮部侍郎王錫衮薦士英才延儒從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郎總督盧鳳等處軍務及福王立士英秉政招權罔利日事報復時高宏圖姜廣曰張慎言等皆以宿德在位將以次引海内人望而士英必欲起大鋮因薦大鋮知兵初大鋮在南京與守備太監韓贊周暱及北都既陷中官悉南奔大鋮因贊周遍結之為羣奄言東林當日所以為貴妃福王者俾備言于王以𣙜傾史可法等羣奄便極口稱大鋮才士英亦言大鋮從山中致書與定策謀為白其附璫贊導無實跡遂命大鋮冠帶陛見大鋮乃上守江策曰聯絡曰控扼曰進取曰策應且自白孤忠被陷痛詆孫慎行魏大中左光斗又指大中為大逆于

是大學士姜曰廣疏言臣前見文武紛競既慚無術調和今見欽案掀翻又愧無能預寢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成故紙梓宮未冷增龍馭之悲恫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惜哉維新乃有此舉臣所守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公議而已侍郎呂大器疏言先帝骨肉未寒爰書儼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顧視陛下何如主士英為大鋮奏辨力攻曰廣大器益募宗室統𨨗建安王統𨨗等連疏交攻而以大學士高宏圖為御史時嘗詆東林必當右己乃言宏圖素知臣者宏圖則言先帝欽定逆案一書不可擅改給事中羅萬象疏言輔臣薦用大鋮或以愧世之不知兵者然大鋮實未知兵伏望許其陛見以慰輔臣延攬之意禁其復用以杜邪人覬覦之端應天府丞郭維經疏言逆案先帝手定今將修實錄若此案不書恐在天英靈必有遺憾若書之而今日起用大鋮與前案違異非陛下

所以待先帝並非輔臣所以待陛下也大理寺丞詹兆恒疏言逆案諸臣久圖翻局幸先帝神明內斷確不可移陛下駐蹕龍江時痛先帝異變對羣臣哭百姓聞之莫不灑泣搥胸願雪國恥近聞山東河南士紳皆白衣白冠呼籲先帝驅殺偽官各守險阻以拒闖獻餘黨此誠先帝德澤在人也今梓宮抔土未乾太子二王安在國讐未報而忽召見大鋮還以冠帶豈不上傷先帝靈下短忠義氣哉懷遠侯常延齡太僕寺少卿萬元吉等亦各疏諫乃命取逆案進覽兆恒即上進而士英亦以是日進三朝要典于是切責萬象等宏圖復請下九卿會議亦不聽

質實

顧杲無錫人楊廷樞吳縣人沈士柱蕪湖人黄宗羲餘姚人萬泰鄞縣人郭維經字六修江西龍泉人詹兆恒廣信永豐人常延齡開平王遇春十一世孫朱統𨪐新建人

明吏部尚書張慎言罷

時大起廢籍慎言薦前大學士吳甡尚書鄭三俊以王命召甡陛見一日朝罷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羣詬于廷指慎言及甡為奸邪叱咤徹殿陛給事中羅萬象言慎言平生具在甡素有清望安得指為奸邪孔昭等伏地痛哭謂慎言舉用文臣不及武臣嚚爭不已孔昭至欲手刃慎言韓贊周呵之乃止既退又疏劾慎言極詆三俊且謂慎言當迎立時阻難懷二心乞寢甡陛見命且議慎言欺蔽罪慎言疏辨因乞休時兩解之萬象又言首膺封爵者四鎮也新改京營又加二鎮銜何嘗不用武年來封疆之法先帝多寬武臣武臣報先帝者安在祖制以票擬歸閣臣參駁歸言官不聞委勲臣以糾劾也使勲臣得兼糾劾文臣可勝逐哉史可法奏慎言疏薦無不當諸臣慟哭喧呼滅絕法紀恐驕弁悍卒益輕朝廷御

江左雖處下游未始不可擬于南宋臨安之局第建炎時有張韓劉岳諸人力足勉圖匡濟是以勢同累卵而半壁猶可支持

史王孫蕃言用人吏部職掌奈何廷辱冢宰宏圖等亦以不能輯和文武各疏請罷俱不允而吳甡亦竟不復召慎言乃再疏乞休遂許其請且諭之曰晋疆未復卿亦無家可歸沿途僑寓需召慎言遂流寓燕湖宣城閻至國亡後疽發于背戒勿藥卒

明總兵劉澤清入朝于南京吏部侍郎呂大器罷

先是諸臣議擁立時大器主錢謙益雷縯祚言欲立潞王及馬士英等推戴福王因遷大器吏部左侍郎大器以異議緣自危乃上疏劾士英言其擁兵入朝覬留政地翻先皇手定逆案欲躋阮大鋮中樞其子以銅臭為都督女弟夫未履行陣授總戎姻婭越其杰田仰楊文驄先朝罪人盡登膴仕亂名器夫吳甡鄭三俊臣不謂無一事失而端方諒直終為海內正人之歸士英大鋮臣不謂無一技長而奸回邪慝終

若福王志量既不知以康王自期又分鎮非人如劉澤清高傑等悍然尾大不掉抑且互相傾軋遥制朝權雖史可法之忠貞不能消其跋扈況馬士英之奸究甚至挾以要君寔其交訌日深而淪胥莫挽矣

為社稷無窮之禍至是澤清入朝疏糾大器縝祚懷異圖而薦逆案張捷鄒之麟張孫振等大器遂乞休去以手書監國告廟文送內閣明無他士英憾未已令太常少卿李沾劾之遂削大器籍復命法司逮治之尋以蜀地盡失無可蹤跡而止大器既去沾得超擢左都御史而謙益亦以附士英大鋮得為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 時武臣各占分地賦入不以工供恣其所用置封疆兵事一切不問與廷臣互分黨援干預朝政擠排異己奏牘紛如紀綱盡裂而澤清所言尤狂悖擁立之初即援靖康故事請以五月改元又請宥故輔周延儒助餉贓銀又請禁巡按不得拏訪追贓又請法司嚴緝故總督侯恂及其子方域時皆曲意從之及是入朝復阿士英指力糾大器等

本朝順治二年四月揚州告急命澤清等往援而澤清已潛謀輸款矣我

大清惡其反覆磔誅之澤清頗涉文藝好吟咏嘗名客

飲酒倡和幕中蓄兩猿以名呼之即至一日宴其故人子酌酒金甌中甌可容三升許呼猿捧酒跪送客猿猙獰甚客戰掉逡巡不敢取澤清笑曰君怖耶取囚撲死階下刳其腦及心肝置甌中和酒付猿捧之前飲嚼顏色自若其凶忍多類此

質實 楊文驄字龍友貴陽人張捷丹陽人鄒之麟武進人張孫振霍山人

明鎮江兵亂

時史可法部將于永綬等四人駐京口浙江入衛都司黃之奎亦部水陸兵四千戍其地之奎御軍嚴永綬等四將兵恣橫刃傷民浙江兵縛而投之江遂有隙已而守備李大開統浙江兵又擊傷鎮江兵馬鎮江兵與相鬥射殺大開亂兵大焚掠死者四百人會巡撫祁彪佳至永綬等遁去彪佳劾治四將罪貽恤

被難家
民大悅

明馬士英乞罷慰留之

士英當國畏東林倚左良玉為難謾語修好而陰忌之良玉不自安屬歲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巡按御史黄澍入賀陰伺朝廷動靜澍挾良玉勢當陛見面數士英奸貪不法且言嘗受張獻忠偽官周文江重賄為題授叅將罪當斬志孔亦論士英罔上行私諸罪司禮太監韓贊周叱志孔退士英跪乞處分澍舉笏直擊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大號呼贊周即執志孔候命時有內諭贊周欲令士英避位士英佯引疾請罷而賂福邸舊奄田成張執中等泣愬曰上非馬公不得立逐馬公天下將議上負恩矣且馬公在閣諸事不勞主上馬公去誰念上者明日即慰留士英士英亦畏良玉請釋志孔而命澍速還湖廣未幾

黄澍倚良玉而斥士英雖不得為敢言亦足褫老奸之魄福王聞言意動欲令避位未始非一隙之明可冀挽回萬一無如士英素稔其柔懦不能割斷自如而舊奄又樂其表裏為奸遂撓

背恩為泣留之計國事至此宦寺與閣臣把持朝局尚牢不可破誰為亂階易曰履霜堅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能無太息痛恨于貽謀之不善耶

復以他事奪澍官尋以朱國濃言逮澍澍與良玉謀陰諷將士大譟欲下南京索餉因保救澍袁繼咸為留江漕十萬石十三萬金給之且代澍申理以良玉依仗澍為言士英不得已乃免逮澍遂匿良玉軍中良玉與士英由此有隙

質實 以他事奪澍官故督都掌錦衣衛劉僑者嘗遣戍由周文江賄張獻忠受偽命為錦衣指揮使及良玉復蘄黃僑削髮逃去澍持之急而士英納僑賄令許澍遂復僑官劾澍職尋以朱國濃言澍當逮遂逮澍周文江麻城人朱國濃楚府中尉

明封福府千戶常應俊為襄衛伯

應俊本華工福王值寇出亡時應俊常負行以免于難王初立即授左都督至是封襄衛伯世襲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及福府內臣屈尚忠田成張執中等亦以翊戴功各廕其弟姪有差

明命魯王以海居處州
時山東殘破以海棄藩南奔泊舟京口命暫駐處州
明年南京破兵部尚書張國維等迎以海居于紹興
號魯監國　本朝順治三年六月
大兵克紹興以海遁入海國維及禮部尚書佘煌侍郎
陳函輝等皆死六年吏部尚書張
肯堂復迎魯王居方山八年
大兵襲舟山以海復航海肯堂自經死兵部尚書張煌
言初奉表迎魯王至紹興復從入海
大兵獲于舟山後執至杭州諭降不從死鄭芝龍子鄭
成功奉以海居金門禮待頗恭既而懈以海不能平
將往南澳成功使人沉之海中時順治十一年也其
時同殉節者兵部尚書李向中禮部尚書吳鍾巒吏
部侍郎朱永佑安洋將軍劉世勛左都督張名揚又
有通政使鄭遵儉兵科給事中董志寧兵部郎中朱

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禮部主事董元兵部主
事朱萬年顧珍李開國工部主事顧宗堯中書舍人
蘇兆人工部所正戴仲明定西侯參謀顧明楫諸生
林世英錦衣衛指揮王朝相內官監太監劉朝等亦
不下數十人　以海監國起庶子余煌禮部右侍郎
再起戶部尚書皆不就明年王以武將橫甚拜煌兵
部尚書始受命時諸臣競營高爵請乞無厭煌上言
今國勢垂危朝政愈紛尺土未復戰守無資諸臣請
祭則當思先帝蒸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營
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廕則當思先帝子孫
未保請謚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昭時以為至言及
大
兵過江王航海煌赴水死陳函輝當壯都陷誓衆倡
義會福王立不許草澤勤王乃已尋起職方主事監
軍江壯事敗歸魯王擢為禮部右侍郎從王航海已
而相失哭入雲峯山作絕命詞投水死張肯堂初從
唐王王敗死肯堂飄泊海外後至舟山魯王用為東

閣大學士王航海
肯堂賦詩自經死

質實

魯王以海荒王檀九世孫方山在福建福州府南七十里南澳在廣東潮州府饒平縣東南海中距府一百二十里澳有三延袤三百里為閩粵門戶今設南澳鎮總兵駐此張肯堂字載寧松江華亭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穆余煌字武貞會稽人陳函輝字上叔臨海人李向中鍾祥人董志寧鄞縣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謚忠節張煌言鄞縣人吳鍾巒字巒稚武進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謚忠烈朱永佑字爰啓上海人劉世勛上元人張名揚江寧人王朝相里系無考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謚烈愍鄭遵儉會稽人朱養時江陰人林瑛福建人江用楫蘇州人董元會稽人朱萬年福建人顧珍長洲人李開國臨山衛人顧宗堯長洲人蘇兆人蘇州人戴仲明鄞縣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謚節愍顧明楫順天人林世英福建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

年俱追

予入祠

秋七月明遣兵部侍郎左懋第等求成于我

大清

我

大清兵連破李自成河北郡縣亦相繼歸附時議遣使通好而難其人懋第母陳殁于燕欲因是返柩葬請行乃拜懋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與右都督陳洪範太僕少卿馬紹愉偕而令懋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諸軍務馬紹愉者故兵部郎官也嘗為陳新甲通使新甲既誅紹愉以督戰致衂為懋第劾罷及是紹愉已起官郎中乃進為少卿副懋第懋第請罷紹愉勿遣畧言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宫訪東宫二王蹤跡臣既充使執不能兼理封疆且紹愉臣所劾

罷不當復與臣共事必用臣經理則乞命洪範同紹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偕山東撫臣收拾山東以待不敢復言北行如用臣與洪範北行則去臣經理但銜命北行而勿遣紹愉閣部議止紹愉改遣原任薊督王永吉命仍遵前諭懋第瀕行言臣此行死生未卜請以辭闕之身效一言願陛下以先帝讐恥為心瞻高皇之弓劍則思成祖列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殘黎則念河北山東之赤子誰恤更望時時整頓士馬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衆韙其言時令齎白金十萬兩幣帛數萬匹以兵三千人護行時永吉總督山東軍務命永吉暫駐河上料理戰守候北使回時史可法銳意進兵河南以懋第等方行兵不宜繼進諭止之懋第等以十月朔至張家灣我

大清令以百人從行入都館之鴻臚寺懋第請祭告諸陵及崇禎帝不許乃陳太牢旅所哭而奠之旋以是

月二十八日遣還出都陳洪範于途次陳密啓請身往江南招諸將劉澤清等降附而留懋第等勿遣于是自滄州追還懋第改館太醫院而縱洪範南歸至明年五月南京破懋第聞之慟哭其從弟懋泰先為吏部郎降賊後歸我

大清授官矣來謁懋第懋第曰此非吾弟也叱出之尋與從行兵部司務陳用極游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劉統王廷佐俱死之惟馬紹愉降

質實 王永吉高郵州人左懋第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貞陳用極崑山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節王一斌寧國人張良佐劉統王廷佐俱上元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謚節愍

李自成遁歸西安

初自成西走至定州我

大清兵追敗之斬賊黨谷可成自成西走真定益悉衆

迎戰

大兵復擊之賊不能支漸却自成中流矢創甚西踰故

關入山西會

大兵東返自成乃得鳩合潰散走平陽以讒殺其黨李

巖巖故勸自成以不殺收人心及陷京師保護懿安

皇后令自盡又獨于士大夫無所拷掠牛金星等大

忌之定州之敗河南州縣多殺偽官自保巖請帥兵

往金星陰告自成曰巖雄武有大畧非能久下人者

河南巖故鄉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因譖其欲反自成

令金星與巖飲殺之賊衆俱解體至是自成復遁歸

西安遣别賊陷漢中降總兵趙光遠進掠保寧張獻

忠以兵拒之乃還自成既屢敗益强狠自用偽尚書張第

張第元耿始然皆以小忤死製銅鎖官民元汾

生賊即鎖斬民盜一雞者死西人大讐懼質實

陽人耿始

然猗氏人

明以張有譽為户部尚書

内批特用户部侍郎張有譽為尚書高宏圖封還力諫不聽蓋有譽素有清望馬士英欲借以開轉陞倖門為阮大鋮地也未幾又以張捷為吏部侍郎捷因薦逆案呂純如得罪公論士英方欲用大鋮故亦以中旨起之

質實 張有譽江陰人

明釋高牆罪宗為庶人

前唐王聿鍵等三百餘人俱釋為庶人禮臣請復聿鍵王爵不許尋命徙居廣西平樂府明年南京破聿鍵方行次杭州遇總兵鄭鴻逵户部主事蘇觀生奉之入閩總兵鄭芝龍巡撫都御史張肯堂與禮部尚書黃道周等定議奉聿鍵監國閏六月遂自立于福州號隆武改福州為天興府以天興建寧延平興化

四府為上游汀州邵武漳州泉州四府為下游各設
撫按進芝龍鴻逵為侯鄭芝豹鄭彩為伯觀生道周
俱大學士肯堂為兵部尚書餘拜官有差時權在鄭
氏聿鍵不能有所為芝龍議簡戰守兵二十餘萬計
餉不支其半請預借兩稅一年令羣下捐俸勸紳士
輸助徵府縣銀穀未解者官吏督迫閭里騷然聿鍵
屢促芝龍出兵輒以餉詘辭久之芝龍知衆論不平
乃請以鴻逵出浙東彩出江西各擁兵數千號數萬
既行託候餉皆行百里而還先是黃道周知芝龍無
意出師自請行從廣信出衢州進至婺源遇我
大清兵戰敗執至江寧不屈死時李自成兵敗走死其
兄子李錦帥衆降于湖廣總督何騰蛟一時增兵十
餘萬侍郎楊廷麟起兵復吉安臨江于是廷麟等請
聿鍵出江右騰蛟請出湖南原任知州金堡言騰蛟
可恃芝龍不可恃宜棄閩就楚聿鍵大喜授堡給事
中進觀生先行募兵先是靖江王亨嘉僭稱監國不

奉聿鍵命為巡撫瞿式耜等所擒以捷聞而魯王以海又稱監國于紹興拒聿鍵使者故聿鍵决意出江西湖廣十二月發福州駐建寧廣東布政湯來賀運餉十萬由海道至明年二月駐延平時我

大清遣洪承疇黃熙允招撫江南福建芝龍密遣使輸欵會都督陳謙奉魯王使命至稱皇叔父不稱陛下聿鍵怒下謙于獄芝龍與謙有舊疏救不聽竟殺謙芝龍遂懷去志三月我

大清兵取吉安撫州圍楊廷麟于贛州尚書郭維經出閩募兵援贛是月魯王遣使來聘聿鍵報以書畧言吾無子王為皇太姪同心戮力共拜孝陵取浙東所用職官盡列朝籍何分彼此又遣都御史陸清原齎餉銀十萬兩犒勞浙東軍士至江上方國安縱兵盡奪其餉殺清原且出檄文數聿鍵罪聿鍵益慼

六月我

大兵克紹興魯王以海遁入海閩中大震芝龍假言海

寇至撤兵回安平鎮航海去守關將士皆隨之仙霞嶺空無一人七月我

大兵抵閩關守蒲城御史鄭為虹給事中黃大鵬延平知府王士和死焉進克興化副使知府事劉永祚仰藥死八月聿鍵出走數日方至汀州

大兵繼至從官奔散與妃曾氏俱就執妃至九瀧投于水聿鍵死于福州給事中熊緯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禮等俱死時順治三年也其前後殉節者又有巡撫郎祖德推官温璜都督蔣若來總兵周之藩尚書總理軍務郭維經兵部左侍郎詹兆恒罷居大學士傅冠巡撫金聲推官吳應箕都御史王瑞枏職方司主事王之栻大學士楊廷麟巡撫楊文薦提督陳泰來給事中楊廷樞大學士朱大典總兵張鵬翼兹軍道副使孫臨推官江天一中書夏完淳等皆捐軀自盡

質實

仙霞嶺在浙江衢州府江山縣南福建福寧府浦城縣北即古泉山之巔為浙閩通衢九

瀧即九龍灘在清流縣南險峻為七閩最蘇觀生字
宇霖東莞人金堡仁和人陳謙武進人殉節者鄭為
虹字天玉江都人邱祖德成都人罷官流寓寧國舉
兵應金聲兵敗執之不降死溫璜烏程人練徽州民
兵為保障計城破刃妻茅氏及女自刎死蔣若來長
洲人守金華援絕巷戰經日力盡自刎死周之藩井
研人衛王巷戰矢集身而死郭維經里系詳前奉師
援贛州城破入寺自焚死詹兆恒里系詳前唐王命
佐黃道周守廣信尋攻開化兵敗死于陣傅冠進賢
人崇禎時入閣罷職歸唐王時起用督師江西尋致
仕
大兵下福建執之不降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
謚忠烈曹學佺字能始侯官人金聲南都破保徽州
通表唐王為
大兵間道執至江寧不降死吳應箕貴池人舉兵應金
聲也師泥灣論降不從死王瑞栴永嘉人福王時極

陳有司虐政唐王召入閩後歸温州城破自經死陸清原平湖人唐王命犒軍江上
大兵渡江投江死王之栻武進人唐王命宣諭江上遇
大兵執之不降死楊廷麟清江人唐王命督師贛州援絶糧盡投水死楊文薦京山人守贛州城破執之送南昌絶粒死陳泰來新昌人戰撫州兵敗死楊廷樞里系詳前國亡隱山中久之為
大兵所執殺之泗州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謚忠節黄大鵬字文若建陽人熊綿字文江南昌人朱大典金華人福王命督江上軍福王就執走杭州守金華城破闔門死張鵬翼諸暨人守衢州城破執之不屈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謚烈愍王士和字萬育金谿人劉永祚字叔遠武進人馬思禮福建長樂人孫臨桐城人監楊文驄軍兵敗執之不降死江天一歙縣人金聲門人與聲舉兵執之不降死夏完淳華亭人允彝字亦執送江寧不屈死　本朝乾

隆四十一年

俱追謚節愍

明募兵雲南

遣使往雲南募兵時廣西廵撫方振孺松江知府陳亨等各措餉募兵入衛建陽縣知縣蔣芬造火器募勇士勤王疏言倘邀天倖迅掃流氛指日奏凱社稷之福否則斷脰決腹瞑目地下以報國家三百年養士之恩以無負臣三十年讀書之志識者壯之

明起章正宸為吏科都給事中

正宸出周延儒門不肯阿附初以救李日宣謫戍至是復名正宸痛舉朝無復讐心上疏曰兩月以來大吏秉樞兵不聞勵停武臣私鬥兵不聞公戰老成引遁兵不聞勸駕諸生捲堂兵不聞請纓如此而曰興

朝氣象臣雖愚知其未也臣以進取為第一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比者河北山左忠義響應各結營寨多殺偽官為朝廷効死力不及今電掣星馳倡義進討是鼓天下之氣而坐失事機也宜急檄江北四鎮分渡河淮聯絡諸路齊心協力互為聲援使兩京血脈通而後塞井陘絶孟津據武關以攻隴右陛下又何不縞素親率六師駐蹕淮上豈必冒矢石履行陣哉聲靈震動人切同仇勇憤百倍矣陛下欲赫然為中興令主嚴飭大臣速簡爾車徒備爾芻糗選爾將帥修爾戈矛繕爾城塹進寸則寸進尺則尺扼險處要以規中原天下大矣不患無人應運而出也時起用張捷鄒之麟張孫振阮大鋮輩正宸並疏諫不納尋改大理寺丞正宸請假歸後魯王監國署舊官事敗棄家為僧實實正宸字羽侯會稽人

明以陳子龍為兵科給事中

子龍上言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舊物今入國門兩月矣人情泄沓無異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内臣不知所終也其始皆起于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令莫不因循臣甚為之寒心也疏入不聽明年二月子龍乞終養去與同邑夏允彝皆負重名允彝死子龍念祖母年九十不忍割遁為僧尋受魯王部院職銜結太湖兵欲舉事事露被獲乘閒投水死夏允彝字彝仲南都失

絶命詞自投深淵以死侯峒曾字預瞻嘉定人黄淳耀字藴生嘉定人與弟淵耀同縊死徐汧長洲人投虎邱塘下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陳子龍忠裕夏允彝侯峒曽黄淳耀淵耀徐汧俱忠節

八月明設廠衛緝事官尋罷之

刑科給事中袁彭年䟽言高皇帝時不聞有廠文皇帝十八年始立東廠內官主之嗣後一盛于成化東廠西廠之設已不得稱純治再盛于正德谷大用等皆倚逆瑾煽虐天下騷然三盛于天啓逆璫魏忠賢幾危社稷廠衛之盛衰關世道之治亂故當時無不憎而得之官中外有不脛而走之賄逃網之方即在密網之地作奸之事明係發奸之人前鑒不遠所宜深戒也䟽入責以狂悖沽名謫浙江按察司照磨蘇州巡撫祁彪佳亦上䟽極論其獘畧曰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繫錦衣衛高皇帝見非法淩虐焚其刑具送囚刑部是祖治原無詔獄也後乃以羅織為事雖曰朝廷爪牙實為權奸鷹狗舉朝盡知其枉而法司無敢駁雪慘酷等來周平反無徐杜此詔獄之始也洪武十五年改儀鑾司為錦衣衛專掌直駕侍衛等事未嘗令緝事也永樂間設立東廠始開密告門飛誣及于善良招承出于私拷欲絕苞苴而苞苴彌甚

欲清奸宄而奸宄愈多此緝事之弊也古者刑不上大夫逆璫用事始去衣受杖杖本無可殺之罪乃蒙必死之刑朝廷受愎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直之譽此廷杖之弊也大學士姜曰廣擬俞旨羣奄共撓之曰廣曰緝事不除宗社且不可知何廠衛之有乃改命五城御史體訪而罷緝事官不設

質實 袁彭年公安人

發明 當時福邸舊奄漸皆用事大鋮之復名羣奄實賛之士英之慰留羣奄又賛之田成張執中輩隱欲把持朝政至廠衛緝事之設是顯然大肆奸邪矣明代當全盛之日璫與忠賢濟惡岌岌乎已傾社稷況此南都殘局而復踵其故轍是不啻危卵而又累之以石也當日諸臣疏諫固不因除此一事有救于將亡之勢然非法慘刑差幸免其殘毒非有力爭者而煽虐又可勝道哉

張獻忠陷成都明蜀王至澍及巡撫都御史龍文光巡按御史劉之勃等死之

初成都聞賊急蜀王至澍謀遷于滇劉之勃持不可內江王至沂與之力爭王將行而守門卒洶洶亂輜重有破掠者事遂寢已而新撫龍文光總兵劉佳引率兵三千從川北來謀設守諸王大姓逸去者半華陽知縣沈雲祚謁蜀王陳守禦策不應聞太平王至深賢往說之曰成都危在旦夕而王府財貨山積不及今募士殺賊疆埸淪喪誰為王守至深言于王亦不聽至是賊偪成都文光等分陴拒守佳引出戰而敗賊穴城實以火藥又剡大木長數丈者合之纏以帛貯藥向城樓之勃厲衆奮擊賊却二三里皆喜以為將去也初九日黎明火發壯樓陷木石飛蔽天守陴者皆散賊遂入城蜀王率妃妾自沉于井之勃文

光等皆被執賊以之勃同鄉欲用之之勃大罵賊攢箭射殺之復盡驅文武將吏及軍民男婦于東門之外將戮之忽有龍尾下垂賊以為瑞遂停刑文光佳引卒不屈大光見殺于濯錦橋佳引自投于浣花溪副使張繼孟陳其赤僉事劉士斗張孔教蜀府左長史鄭安民成都同知方堯相華陽知縣沈雲祚等皆死之士斗被執見劉之勃興張獻忠語大呼曰此賊也公不可少屈獻忠怒命捽以上士斗返顧語如前遂闔門被殺其赤投百花潭死堯相死于萬里橋下賊幽雲祚于大慈寺遣其黨饋食以刃脅降不從遇害後獻忠復欲用諸人備百官繼孟等不為屈遂並見殺

質實

濯錦橋在華陽縣南浣花溪在成都西郭外又名花潭萬里橋在成都府南吳般錄諸葛孔明送費禕使吳曰萬里之行始此故名蜀王蜀獻王椿九世孫龍文光雅容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節劉之勃寶雞人沈雲祚字子凌太倉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謚忠烈張繼孟字伯功扶風人陳其赤字石文崇仁人鄭安民浙江人方堯相字紹虞黃岡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謚節愍劉士斗字瞻甫南海人張孔教字魯生會稽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謚烈愍

明南京修興寧宮慈禧殿

先是洛陽之陷福王母妃與王相失居于河南人郭守義家王既立始遣總兵王之綱奉迎及是至南京命于三日搜括萬金以充賞賜又諭工部以行宮欽臨亟修興寧宮慈禧殿尅期告成以居母妃尋又封母妃弟鄒存義為大興伯時土木並興賜予無節御用監內官請給工料銀置龍鳳几榻諸器物及宮殿陳設金玉諸寶計貲數十萬工部侍郎高倬奏請裁省光祿寺辦御用器至萬五千七百有奇倬又以為

宋紹興之立廟社議者且譏其不以恢復為心然猶不專為宮室求安計也福王江左偷安雖側席憂勤尚恐不能固民心而

激士氣乃當趣場日㦸汲汲以繕宮殿搆寶器為務與巢幕之謀何異況餉時府庫不充動需搜括以之給軍增壘且不免割肉醫瘡何况賞賜濫膺非擁立冒功之輩即鈇封干進之徒取錙銖而用泥沙叔寶真全無心肝者矣

言皆不納質實高倬字枝樓忠州人

明以前大學士王應熊為兵部尚書督師專討蜀寇起前寧夏巡撫樊一蘅為兵部侍郎總督川陝軍務

時張獻忠已據全蜀惟遵義保境自守應熊與一蘅避其地命應熊督師一蘅總督軍務討之又遣御史米壽圖巡按四川命吏部簡堪任監司守令者從壽圖西行應熊等乃鳩素誓師開幕府傳檄諸郡舊將會師大舉令巡撫馬乾復重慶副將朱化龍等復龍安茂州一蘅乃起舊將甘良臣為總統合參將楊展等所携潰卒得三萬人尋復敘州而副將曾英連敗賊軍聲大震亦受一蘅節制其他據城奉征詡者洪雅則曹勛范文光松茂則詹天顏夔萬則譚宏譚詣一蘅遂移駐納溪與應熊會瀘州檄諸路尅期並進

獻忠頗懼事皆在明年至
本朝順治三年我
大清兵入蜀誅獻忠餘賊南奔至重慶曾英戰歿應熊
避之畢節衛尋卒會
大兵北旋一蘅復駐江上為收復計時蜀中大亂諸將
各據地自擅一蘅令不行順治八年
大清兵南征一蘅遁山中遘疾卒蜀中將士俱盡質實
而壽圖出奔沅州至順治十一年城破亦死
樊一蘅字君帶宜賓人米壽圖宛平人馬乾昆明人
曾英福建人范文光内江人曹勳黎州參軍詹天顔
龍巖人　本朝乾隆四
十一年俱追謚忠節
明以越其杰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時河南諸將各結寨自固其最大者開封汝寧間則
劉洪起南陽則蕭應訓洛陽則李際遇諸帥中獨洪

起勇而好義數殺賊有功常與巡按御史陳潛夫大破賊將陳德于柳園潛夫因請予掛印為將軍馬士英不聽前僉事越其杰本坐贓遣戍赦居南京以士英姻婭特起為河南巡撫老憊不知兵潛夫所建白皆不用諸鎮兵無至者會其杰以事譖潛夫于士英竟調潛夫還而以淩駉代之潛以事譖潛夫時蕭應訓復南陽及泌陽舞陽桐柏遣子三傑獻捷潛夫擾告身飲之酒鼓吹前導出三傑喜過望往謁其杰其杰覬其賄故為尊嚴厲詞詰責詆為賊三傑泣而出萌異心潛夫過諸寨皆鐃吹迎送其杰間過之諸寨皆閉門不出其杰恚故譖潛夫陳潛夫錢塘人後事魯王募兵江上絡興破偕妻孟氏妾孟氏投水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節淩駉歙縣人

明選淑女

時以母妃命選淑女羣奄借端肆擾隱匿者至鄰里連坐兵科給事中陳子龍言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黄紙貼額持之而去閭井騷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私自搜採甚非法紀御史朱國昌亦以為言乃命禁訛傳誑惑者尋復使中使李國輔等分詣蘇杭採訪民間嫁娶一空
[質實]朱國昌臨安衛人

明賜北京死節諸臣贈謚

北京文武臣殉難者並予贈謚世廕立廟于雞鳴山贈額曰旌忠其列于正祀者文武二十四人武臣七人内臣一人婦人九人附祀者文臣七人武臣十五人内臣六人命有司春秋致祭然傾鉉彭琯輩特為賊拷死皆濫與其列而郎中周之茂等並以不屈死顧未邀贈䘏他如御史馮垣登員外郎鄭逢蘭行人謝于宣皆拷掠死郎中李逢申知縣鄒逢吉等亦皆拷掠或逼令縊死與鉉琯輩並獲贈謚時南北阻絶

多未能核實也又予前大學士孫承宗太常少卿鹿善繼祠祀又湖廣殉難巡按御史劉熙祚參政許文岐推官蔡道憲並予贈謚禮部尚書顧錫疇又言溫體仁得君行政最專且久其負先帝罪大且深乞削其文忠之謚而補文震孟羅喻義姚希孟呂維祺諸臣謚庶天下有所勸懲王亦從之

質實 正祀

文臣二十四人范景文贈太傅謚文貞倪元璐贈少保吏部尚書謚文正李邦華贈太保吏部尚書謚忠文王家彥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端孟兆祥贈刑部尚書謚忠貞施邦曜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謚忠介凌義渠贈刑部尚書謚忠清吳麟徵贈兵部右侍郎謚忠節周鳳翔贈禮部右侍郎謚文節馬世奇贈禮部右侍郎謚文忠劉理順贈詹事謚文正汪偉贈少詹事謚文烈申佳胤贈太僕寺少卿謚節愍吳甘來贈太常寺卿謚忠節王章贈大理寺卿謚忠烈陳純德贈太僕寺卿謚恭節陳良謨贈太僕寺卿謚

恭愍成德贈光祿寺卿諡忠毅許直贈太僕寺卿諡忠節金鉉贈太僕寺少卿諡忠節及大同巡撫衛景瑗諡忠毅宣府巡撫朱之馮諡忠莊布衣湯文瓊贈中書舍人諸生許琰贈五經博士按范景文事具前許琰字玉仲吳縣人聞京師破赴古廟自縊為人所解及哀詔至竟不食死武臣七人新樂侯劉文炳諡忠莊惠安伯張慶臻諡忠武襄城伯李國禎諡貞武駙馬都尉鞏永固諡貞愍左都督劉文耀諡忠果山西總兵官周遇吉諡忠武遼東總兵官吳襄諡忠莊內臣一人王承恩事具前諡忠愍婦人九人成德母張氏金鉉母章氏汪偉妻耿氏劉理順妻萬氏妾李氏馬世奇妾朱氏李氏陳良謨妾時氏吳襄妻祖氏各建坊旌表附祀文臣七人進士孟章明郎中徐有聲給事中顧鋐彭琯御史俞志虞總督徐標副使朱廷煥按孟章明徐有聲俞志虞徐標朱廷煥事具前顧鋐成都人彭琯永昌人武臣十五人成國公朱純臣

鎮遠侯顧肇迹定遠侯鄧文明武定侯郭培民陽武侯薛濂永康侯徐錫登西寧侯宋裕德懷寧侯孫維藩彰武伯楊崇猷宣城伯衛時春清平伯吳遵周新建伯王先通安鄉伯張光燦右都督方履泰錦衣衛千戶李國祿按朱純臣顧肇迹鄧文明薛濂楊崇猷衛時春吳遵周方履泰事具前郭培民營國公英九世孫徐錫登蔡國公忠十世孫宋裕德晟十世孫孫惟藩鏜八世孫王先通守仁曾孫張光燦興六世孫內臣六人李鳳翔王之心高時明褚憲章方正化張國元按方正化事具前李鳳翔司禮秉筆太監高時明故司禮掌印太監褚憲章張國元皆提督諸監局太監並殉難而王之心家最富降賊拷掠死凡附祠者贈官賜謚各有差馮垣登新昌人謝于宣鄞縣人謚忠節鄭逢蘭李逢申俱贈太僕少卿鄧逢吉湖口人贈太僕寺丞孫承宗高陽人謚文忠劉熙祚武進人謚忠毅許文岐字我西仁和人蘄州陷被執賊繫

之後營文岐陰與同繫舉人奚鼎鉉等數十人相結圖賊謀洩被害蔡道憲為長沙推官城陷被執賊啗以官嚼齒大罵賊磔之健卒林國俊等九人殉焉文震孟謚文肅羅喻義謚文介姚希孟謚文毅呂維祺謚忠節

發明 明福王于北都殉難諸臣槩予贈謚其意未嘗不欲表揚忠烈以激勵人心頋當擾亂荒迷之際考核無憑一時為賊拷死者皆得濫厠邮典而實能臨危授命者轉有未及即其予應謚之人品賢否亦多不允協名實未符詎足傳信我

朝定鼎之初范景文諸人既加美謚近復奉

命于勝國殉節諸臣詳為蒐輯核實旌揚義烈無不闡之幽奸污消濫僭之典夫而後尊名壹惠卓卓不刊書之史冊炳焉與日月爭光其福王所謚掎摭既畧褒貶未公特附録于此以紀其事而于各質

實下皆削而不載用以昭千秋論定之公祛一時虛誣之議云爾

明封鄭芝龍為南安伯

尋命為總兵官鎮守福建復令其弟鴻逵帥舟師駐鎮江防守

賢鄭芝龍泉州南安人初為海盜降明為遊擊後陞參將署總兵弟鴻逵為副總兵時以海利交通朝貴寖得大顯至是封南安伯我

大清兵南下芝龍降

明以阮大鋮為兵部侍郎巡閱江防

大鋮之名大學士高宏圖以去就爭馬士英意稍折遲四月餘至是復用安遠侯柳祚昌薦起大鋮兵部

添註右侍郎仍禁廷臣不得把持阻諫左都御史劉宗周疏言大鋮昔爭吏垣不得致魏大中死詔獄殺

大中者魏璫大鉞其主使也即才果足用臣慮黨邪害正之才終病世道且祖宗故事九列必用廷推乃者中旨頻降司農之後繼之少宰未幾而大鉞司馬又繼之其為墨敕斜封之漸有不待問者大鉞進退實係江左興亡乞寢成命給事中熊汝霖亦言大鉞以知兵擢當置有用之地若止優游司馬則樞府已優為之何必增置命切責宗周而格汝霖疏不聽尋命大鉞兼右僉都御史巡閲江防　司農賀寳之後繼之少宰謂張有譽少宰謂張捷也柳祚昌升八世孫

明免府州縣試

馬士英奏童生捐免府州縣考上户納銀六兩中户四兩下户三兩竟赴院試從之

九月明黄得功趨揚州高傑以兵襲儀真不克

初史可法置得功儀真與傑陰相牽制及是登萊總兵黃蜚將之任蜚與得功同姓稱兄弟移書請兵備非常得功率騎三百由揚州往高郵迎之傑素忌得功又疑圖已乃伏精卒道中邀擊之得功行至土橋方作食伏起出不意上馬舉鐵鞭飛矢雨集馬踣騰他騎馳有驍騎彝槊直前得功大呼反鬥挾其槊而挾之人馬皆糜復殺數十人跳入頹垣中哮聲如雷追者不敢進遂疾馳至其軍得免方鬥時傑潛師擣儀真得功兵頗傷而所俱行三百騎皆殁遂訴于南京願與傑決死戰命太監盧九德及可法遣監軍萬元吉和解之不可會得功有母喪可法往弔語之曰土橋之役無智愚皆知傑不義今將軍以國故戢怒而歸曲于高是將軍收大名于天下也得功色稍和終以所殺士多為恨可法令傑償其馬復出千金為母賻得功不得已聽之

明大學士姜曰廣罷

曰廣與高宏圖協心輔政而馬士英挾擁戴功內結勳臣朱國弼劉孔昭趙之龍外連諸鎮劉澤清劉良佐等謀擅朝權深忌二人及阻阮大鋮進用益為所疾曰廣遂抗疏乞休大畧言先帝善政雖多而頻出口宣職為亂階所得閣臣則貪淫巧猾之周延儒等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光等所得勳臣則力阻南還盡撤守禦狂稱之李國楨等所得大將則跳袴支離之倪寵王樸等所得言官則貪橫無賴之史堃陳啓新等後效亦可覩矣今又創一秘方但求面對立談取官同登場之戲劇下殿得意同贏勝之販夫決廉恥之大防長便佞之惡習此豈可為訓哉臣待罪綸扉半壁東南有同幞在愧死無地終夜撫膺願乞骸歸鄉里疏入慰留士英大鋮滋不悅國弼孔昭遂以誹謗先帝誣蔑忠臣李國禎為言交章攻之

曰廣又與士英面詆曰廣言上以親以序自應立汝何功士英厲聲曰臣無功汝輩欲立潞藩故成臣功耳爭辨久之宗室朱統鑌素無行士英啗以官使許曰廣疏不由通政司為禮科所駁通政司劉士楨亦劾其違制俱不問劉澤清復假諸鎮疏攻曰廣以三案舊事及迎立異議為詞請執下法司正謀危君父之罪頃之統鑌復劾曰廣五大罪一引用東林死黨把持朝政二交聯江湖大俠日窺南都聲息非謀刼遷則謀別戴三庇從賊諸臣四納賄五奸媳曰廣既連被詆淺屢疏乞休至是始得請曰廣入辭諸大臣咸在列曰廣言微臣觸忤權奸自分萬死上恩寬大猶許歸田但臣歸後當還以國事為重士英勃然曰吾權奸汝且老而賊也因叩頭言臣從滿朝異議中擁戴陛下願以犬馬餘生歸老貴陽如陛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曰廣叱之曰擁戴是人臣居功地耶士英曰汝謀立潞王功安在爭論久之王亦不能斷但

諭以叔父賢明當立二先生無傷國體也既出復于朝堂相詬詈而罷曰廣遂還江西其後故將金聲桓者初在史可法麾下後隷左良玉良玉死聲桓降于我大清為南昌副總兵既而復叛附桂王由榔迎曰廣以資號名聲桓敗曰廣投傅家池死傅家池在新建縣西北傅家樓下朱國弼保國公永五世孫劉士楨萬安人

明左都御史劉宗周罷

宗周初聞名命自稱草莽孤臣即痛陳時政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等深恨之滋欲殺宗周宗周請告不許遂抗疏劾士英大畧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以扈蹕微勞晏然入內閣進中樞者非士英乎于是李沾劉孔昭等譁然聚訟而羣陰且翩翩起矣高傑一逃將而奉若驕子劉黄諸將各有舊汎地而置

若奕棋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為之陛下立國伊
始即有内臣盧九德之命士英不得辭其責惟陛下
首辨陰陽消長之機出士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史
可法即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歴河以南別立幕
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册為
第一美政優旨荅之而促其速入士英大怒即日具
疏辭位且揚言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
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統鏔遂劾宗周疏請移蹕
鳳陽高牆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
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而澤清傑日夜謀所以
殺宗周不得乃遣客十輩往刺之宗周時在丹陽終
日危坐未嘗有惰容客前後至者皆不忍加害而去
會京口軍亂士英以統鏔言為信亦震恐于是澤清
疏劾宗周陰撓恢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劉良佐亦
言宗周力持三案為門戸主盟倡義親征圖晁錯之
自為居守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

功名上之言宗周勸上親征謀危君父隂結死黨迫刼乗輿如宗周入都臣等即渡江赴闕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國大駭傳諭和衷集事初澤清疏出遣人録示傑傑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耶得功則疏辨臣不與聞士英寢不奏可法不平遣使徧詰諸鎮咸曰不知遂據以入告澤清輩由是氣阻時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至南京會阮大鋮方進用宗周復詣告王許其乗傳歸里將行復疏陳五事一曰修聖政毋以近娛忽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令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竒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内豎充庭金吾滿座戚畹駢闐矣讒夫昌言路扼官常亂矣所謂狃近娛而忽遠猷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自陛下即位中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秉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勲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疆埸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動有藐

視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即為犯上無等之習禮樂征伐漸不出自天子所謂褻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醜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末造可鑑也今更為一二元惡稱冤至諸君子後先死于黨死于殉國者若有餘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君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頗尚刑名而殺機先動于温體仁殺運日開怨毒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遽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贓罰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嘖有煩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廠衛之設何為徒令人主虧至德傷治體所謂急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曰固邦本無以外釁釀內憂前者淮揚告變未幾而高黃二鎮治兵相攻四鎮額兵各三萬不以殺賊而自相屠毒又日煩朝廷講和何為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

二萬不殺敵之餉必窮之術耳不稍裁抑惟加派橫征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狗之已矣所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疏入亦但優旨報聞而已

明史可法遣諸將分守要地高傑移駐徐州

初可法出巡淮安閱劉澤清士馬返揚州請餉為進取資馬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今日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讐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優旨褒荅而不能行至是可法議分布諸將奏請以總兵李成棟鎮徐州賀大成鎮揚州王之綱鎮河南李本身胡茂楨隸高傑麾下為前鋒而令劉肇基駐高家集李棲鳳駐睢寧以防河用張天祿為閣標前鋒駐瓜州高傑故跋扈可法日以君臣大義曉示傑感其忠奉約束可法因興謀恢復議調黃得功劉澤清二鎮赴邳宿防河傑自提兵直趨

開歸且瞰宛洛荆襄以為根本傑遂具疏上之曰得功與臣介介前事臣知報君雪恥而已安能與同列較短長哉然得功終不欲為傑後勁而澤清尤狡橫難任可法不得已乃移得功廬州以防桐皖調劉良佐赴邳徐進復黄汝與傑相聲援傑遂帥兵移鎮徐州以左中允衛允文兼兵科給事中監其軍徐州土賊程繼孔崇禎末被擒至京乘亂逃歸傑至徐州擒斬之

質實 衛允文字祥社韓城人

明逮前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下獄

阮大鋮既得志專務報復既排去劉宗周等于是盡名逆案楊維垣虞廷陛吳孔嘉等十餘人及所善蔡奕琛唐世濟張孫振袁宏勳等布列要路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光先者光斗之弟故與大鋮世讐又嘗首劾士英大鋮益恨刺骨光先在浙嘗平許都亂 按士英薦大鋮時光先爭不可大鋮得志逮光先亂亟道阻

光先間行走徽嶺緹騎索不得乃止賀實虞廷陛嘉興人吳孔嘉歙縣人唐世濟烏程人袁宏勳慈谿人

明吏部尚書徐石麒罷

石麒初入朝上疏陳七事褒納之時當考選石麒與都御史劉宗周矢公甄别擬莊元辰等十三人為科道馬士英庇其私人吏更易殆半御史黄耳鼎給事中陸朗有物議石麒以年例出之朗賄奄人内傳留用耳鼎尋亦復官石麒發其罪朗恚疏詆石麒耳鼎亦兩疏劾石麒並言其枉殺陳新甲石麒疏辨求去益力士英擬嚴旨令馳驛歸石麒剛方清介值權奸用事鬱鬱不得志士英扶定策功將圖封石麒議格之中貴田成輩請篤石麒拒不應由是中外皆怨搆之去明年南京破

明末北都當流賊猖獗時自捐軀矢節諸臣外有身汚偽命者後聞賊已奔逃而南京監國復爾營營干進此等假息偷生若

大軍至浙江石麒方在城外曰吾大臣城亡與亡復入居城中朝服自縊死也質實徐石麒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懿莊元辰鄞縣人黃耳鼎蘄水人陸朗上元人

冬十月明以前兵部尚書張縉彥總督北直山西河南軍務

時馬士英掌中樞絕不銳厲恢復日以鋤正人引凶黨為務初舉朝以逆案攻阮大鋮大鋮憾甚及見北都從逆諸臣頗多附會清流者因倡言曰彼攻逆案吾作順案相對以李自成偽號曰順也士英因疏糾光時亨陳名夏周鍾項煜等以諸人皆附東林故重劾之其他大僚降賊者反不之及賄入輒復其官縉彥以本兵首先開門從賊自成敗走縉彥竄歸河南至是自言集義勇擒偽官收復列城士英主之即授

仍以傳聞異詞曲為寬貸即屬興于逆惡之尤然在馬阮憸邪即不惜以引類呼朋私行拯拔其于異己之輩又轉得借題報復以修睚眦舊隙即解學龍所定擬書六等亦不無輕重失倫掛一漏萬之弊惟史可法論南壮諸臣大義最為嚴切彼倖處

原官總督軍務許便宜行事給事中李維樾言緒彥閣留失機寸斬莫贖逆賊入宮青衣候點賊敗竄歸安能復收河壮總督何官頒畀賊臣士英等竟勿恤時壮都降賊諸臣多以賊敗南還史可法言壮都之變臣子皆當有罪若在壮者始應從死豈在南者獨非人臣即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能疾趍壮援鎮臣澤清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鈇鉞未加且恩榮疊被獨于在壮諸臣毛舉而縶繩之豈散秩閑曹轉重于南樞鳳督哉宜摘其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偽命未汚當置不問其逃避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臣軍前酌用時亦不能盡從也

質實

光時亨桐城人陳名夏溧陽人周鍾鑣從弟

明大學士高宏圖罷

南都空閒之局不知厚自刻責而于焦頭爛額之人反唇相詰甚至乘擁立之衆濫賞冒功憪然以為得計閲可法之言亦可以少愧矣

初阮大鋮入見以宏圖不附東林引為証宏圖顧力言逆案不可翻大鋮及馬士英並怒一日閣中言及故庶吉士張溥士英曰吾故人也死酹而哭之姜曰廣笑曰公哭東林亦東林耶士英曰我非畔東林東林拒我耳宏圖因慫恿之士英意觧會劉宗周劾疏上大鋮宣言曰廣實使之于是士英怒不可止力薦張捷謝陞朝端益水火矣宏圖因乞休名還還史可法皆不許至是凡四疏乞休乃許之宏圖既致仕無家可歸流寓會稽及南都破逃野寺中絶粒而死貭實高宏圖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直

明鳳陽地震

鳳陽祖陵一日三震

明遣太監孫元德督賦浙江

先是命太監王肇基督催浙閩金花銀以給事中羅萬象執奏而止至是復遣司禮太監孫元德往浙督催內庫及戶工二部錢糧尋以高起潛請餉又于浙閩增派二十萬令元德催解畢前　時戶科給事中吳适疏言國恥未雪陵寢成墟豫東之收復無期楚蜀之摧殘彌甚舊都草創一事未舉萬孔千瘡憂危叢集伏惟陛下始終兢惕兼仿祖制早午晚三朝勤御經筵而咨朝政親近儒臣朝期勿更傳免而躬崇儉約省工作以寬民力慎爵賞以重名器無藝之征一槩報罷被災之地酌量蠲賑根本之計莫急于此疏入不省

質實

吳适長洲人王肇基即王坤崇禎時鎮守宣府發馬士英檄取公帑罪狀者也

明以張捷為吏部尚書楊維垣為通政使

馬士英獨握國柄一聽阮大鋮計朝政錯亂賄賂公行時徐石麒既去士英欲用張國維掌吏部而大鋮

結内奄取中旨特授張㨗士英賄貽良久楊維垣力謀起官禮部尚書錢謙益因上疏薦維垣及蔡奕琛且頌士英功而盡雪逆案賈繼春等維垣遂得授通政使未幾進左副都御史而奕琛亦授吏部侍郎

我

大清兵西討李自成分兵下江南

先是我睿親王多爾袞令南來副將韓拱薇叅將陳萬春等齎書致史可法書曰予向在瀋陽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于清班曾托其手泐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

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勲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讐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于闖賊非取之于明朝也賊毁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兹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為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為明朝祟耳未嘗得罪于我

國家也徒以薄海同讐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
天有二日儼為勍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
擬釋彼重誅命為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
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
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
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
福祿
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
庶不負
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彦翩然來
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
實圖利之輓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
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音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
可為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
寧忍隨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
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為心

幼年即羨聞我
攝政睿親王致
書明臣史可法
事而未見其文
非惟宗室王公
功績表傳乃得
讀其文所謂揭
大義而示正理
引春秋之法斥
偏安之非旨正
辭嚴心實嘉之
而所云可法遺
人報書語多不
屈固未嘗載其

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為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為勞書不盡意可法旋遣人答書書曰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于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賊尚稽天討煩

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為

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臣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于市朝以為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于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撫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剪凶

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于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

讐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柟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

貴國破走逆成為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

之孤忠嘆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為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何況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嘆無能為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

言之然此文為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藏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于國讐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率以正統與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即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絶存亡仁恩遐被

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

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于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

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讐規此幅幀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

可法書語初無悖謬不經之言雖心折于睿王而不得不強詞以辨亦仍明臣尊明之義耳余以為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于後夫可法即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于稗野之

以利終為賊人所竊笑也

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剿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讐為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胄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為國死竊以為天亡逆闖當不越于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成未服天誅諜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

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讐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

貴國義問炤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實為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至是山西山東郡縣已次第撫定我

附會失之不經矣

大清乃命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帥師西討李自成豫親王多鐸為定國大將軍帥師下江南我

世祖章皇帝特賜勅王朕以福王及南方文武諸臣當明國崇禎帝遭流寇之難陵闕燬宗社覆不遣一兵不發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也及我兵進勦流賊西奔南方諸臣不行請命擅立福王其罪二也不思弒賊復讐而諸將各自擁兵擾害良民自生反側以起兵端其罪三也惟此三罪天人共憤因命王充定國大將軍統師聲罪討江南王令承命一切機宜當與諸將同心協謀而行毋謂自智不聽人言毋恃兵強輕視敵衆仍嚴偵探勿致踈虞如有抗拒不服者戮之傾心歸順者附之嚴禁兵將凡係歸順地方不許肆行擄掠務使人知朕以仁義定天下之意其行間將領功罪察實紀明彙奏如係小過即當處分至于護軍以下無論大小罪過俱與諸將商酌徑行處分王受茲重任當益殫忠猷用張撻伐立奏蕩平

明定諸鎮兵額

江北都撫四鎮額兵三萬楚撫額兵一萬京營額兵一萬五千時九江總督袁繼咸為馬士英等所惡因汰其軍餉六萬軍中有怨言繼咸爭之不聽又以江上兵寡議造戰艦檄九江僉事葉士彥于江流截買材木士彥家蕪湖與諸商暱封還其檄繼咸以令不行疏劾士彥士彥同年御史黄耳鼎亦劾繼咸言繼咸有心腹將校勸左良玉立他宗而良玉不從良玉聞之疑懼因疏明與繼咸無隙耳鼎受指使而言由是南京籍籍益謂繼咸與良玉倡和脅制朝廷矣

質實　葉士彥巢縣人

十一月明鳳陽陵災

先是廟門告災至是陵災松栢皆燼

張獻忠僭號于成都

時王應熊督川湖軍事兵力弱不能討賊獻忠既陷全蜀遂僭號大西國王偽稱大順元年修蜀王府居之名成都曰西京設丞相尚書五軍都督府等官用汪兆麟嚴錫命為左右丞相王國麟汪鼎鎮龔完敬為尚書養子孫可望艾能奇劉文秀李定國等皆為將軍賜姓張氏鼎鎮完敬尋以小過刲剔死脅川中士大夫受偽職前布政使尹仲給事中吳宇英皆不屈死遣諸偽將分屠各府州縣名草殺詭開科取士集于青羊宮盡殺之筆墨成邱塜坑成都民于中園殺各衛集軍九十八萬偽官朝會呼獒數十下殿獒齅者引出斬之名天殺又創生剝人法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將卒以殺人多少叙功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賊將有不忍至縊死者偽都督張君用王明等數十人皆坐殺人少剝皮死并屠其家又用法

移錦江涸而闢之深數丈埋金寶億萬計然後決隄放流名水藏曰無爲後人有也當是時諸郡義兵並起獻忠憤怒誅殺益毒川中人跡殆絶列城内至雜樹成拱云後二年獻忠盡焚成都宮室夷其城率衆出川北又欲盡殺川兵僞將劉進忠率川兵一軍盡逃會我

大清肅親王豪格統軍追勦獻忠兵至漢中進忠降乞爲鄉導至鹽亭界大霧獻忠曉行猝遇

大兵中矢墜馬匍伏積薪下擒出斬之質實鹽亭𪊍縣今屬四川潼川府尹仲宣州人吳宇英廣元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謚忠節

明史可法師師進次清江浦

可法聞李自成敗還陜西決策北行高傑既赴徐州可法遂師師進次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略中

原計時諸將各分汎地擇便利者自王家營而北至
宿遷最衝要諸鎮不敢任可法自任之令幕下文武
築壘緣河南岸可法以自成未滅上疏請頒討賊詔
書大畧言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
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悲哀猶有朝
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
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讐之師不聞及關
陝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君父之讐置之膜外憶臣
等迎駕時陛下言及先帝則泣下沾襟恭謁孝陵則
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頓忘斯志
先皇帝死于賊恭皇帝亦死于賊此千古未有之痛
國家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
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夫庶民之家父兄被殺
尚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顧可漠置臣恐
恢復無期即偏安亦未可保也今宜速發討賊之詔
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庶海内忠臣義士

聞而感憤且陛下嗣登大寳原與先朝不同諸臣但有罪當誅曾無功足録臣于登極詔稿特將加恩一欵删除不意後來仍復開載致貽笑天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後尤宜慎重專待有功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至行兵討賊最苦無糧搜括不可行勸輸亦難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燕衎左右之進獻一切謝絶即事関典禮萬不容已者亦槩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即有深宫曲房豈能安處錦衣玉食豈能安享必刻意在雪恥報讐振舉朝精神萃萬方物力盡併于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疏奏不省時諸鎮位秩已崇咸逡廵無進師意可法悔之語其容欲斬已及馬士英高宏圖姜曰廣四人頭為任事不忠之戒因上疏請責成諸鎮進戰可法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莫不感泣士英第取優旨報之而已

質實 王家營在清河縣東北黄河北岸

發明當時偷安江左士英所恃者徒以有四鎮耳乃諸鎮位秩既崇逡巡江上而可法以一人枕戈泣血號召同讐即其慷慨激烈之心諸鎮或冀其聲援得助彼士英者當請餉不給當告警不省飛章以優旨報聞徒令將士束手夫以當日之執即中外同心戮力尚難救已傾之社而乃意外掣肘别有肺腸其罪何可擢髮數可法縱孤忠獨抱而一木豈能支危厦哉

我
大清兵入宿遷

我
大清兵取海州遂取宿遷史可法舟次鶴鎮聞報遣總兵劉肇基往援復其城越數日
大清兵圍邳州軍城北肇基援之軍城南相持半月而

解復分兵拔贛榆豐沛等縣皆降可法飛章報聞馬士英大笑不止坐客楊士聰問故士英曰君以為誠有是事耶此史公妙用也歲將暮防河將吏應叙功耗費軍資應稽筭此特為叙功稽筭地耳時高傑亦抵徐州與劉澤清書曰近日河南撫鎮接踵告警一夕數至開封上下北岸俱是兵衆問渡甚急惟恐一越渡則天塹失恃長江迤北盡為戰場時事到此令人應接不暇惟有殫心竭力直前無二于萬難之中求其可濟以報國恩而已澤清以賀寶聞時王鐸乃請視師江北不許〈賀寶濟寧人楊士聰〉

明榷酒稅

士英請榷酒助餉下部議從之又奏開助工等例暴斂益甚民間因有掃盡江南金填塞馬家口之謠

明逮治前昌平巡撫何謙等

御史沈宸荃初疏陳時事皆切利病已論羣臣醜正黨邪請王卧薪嘗膽為雪恥報讐之計至是又言經畧山東河南者王永吉張縉彦也永吉失機先帝拔為總督擁兵近甸不救國危縉彦官部曹先帝驟擢典中樞乃率先從賊即加二人極刑不為過陛下屈法用之而永吉觀望逗遛縉彦狼狽南竄死何以對先帝生何以對陛下昌平巡撫何謙失陷諸陵罪亦當案都城既陷守土臣宜皆厲兵秣馬以報國讐乃賊塵未揚輒先去以為民望如河道總督黄希憲山東巡撫邱祖徳尚可容偃卧家園乎疏入永吉縉彦釋勿問逮謙祖徳等付法司治之　時朝政大亂宸荃獨持正要人多疾之明年以年例出為蘇松兵備僉事未赴南都破宸荃舉兵邑中魯王監國擢右僉都御史已而事敗宸荃棄家從王海外王次長垣連擢至大學士從王于舟山又從泛海抵厦門金門後艤舟南日山遭風没于海　厦質實　沈宸荃慈谿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節何
謙崑山人卯祖德字念修成都人

明桂王常瀛卒于梧州

常瀛初封衡州張獻忠陷湖南常瀛走廣西遂居梧州至是以憂悸成疾卒常瀛世子先卒次子安仁王由㰘未幾亦卒次由榔初封永明王至順治三年八月
大兵下汀州執唐王聿鍵于是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等迎由榔以十月十日監國十一月自立于肇慶以肇慶府署為行宮遂號永歷以瞿式耜為東閣大學士兼吏兵兩部尚書吕大器亦至並命吕大器丁魁楚為大學士魁楚兼戎政大器兼中樞及我
大兵克廣州式耜請駐軍峽口太監王坤不從奉由榔西走梧州至順治四年正月我
大兵破肇慶攻梧州魁楚大器等俱棄去止式耜同吳

炳吳貞毓等由榔乃復走桂林我
大兵又薄桂林式耜急令參將焦璉拒戰初由榔就執
璉率衆攀城破械出之負王以行王德之用為參將
至是戰守璉功最多式耜身立矢石中與士卒同甘
苦援兵索餉式耜括庫不足妻邵氏捐簪珥佐之後
城幾破會陳邦彥等攻廣州
大兵引而東桂林獲全由榔封式耜臨桂伯璉新興伯
後武岡破王由靖州走柳州繼仍還桂林是年由榔
以嚴起恒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時朝政壞于
五虎起恒不能匡救徒植黨相牴牾順治五年南昌
總兵金聲桓等叛降于由榔由榔時駐肇慶永州衡
州並復式耜以機會可乘請王再還桂林圖出處之
計不納順治六年
大兵下湘潭總督何騰蛟守湘潭城遣將徐勇引軍入
勇故騰蛟部將率衆羅拜勸騰蛟降騰蛟大叱勇遂
擁之去不食七日乃殺之順治七年由榔又奔梧州

九月全州破開國公趙印選居桂林衛國公胡一青守榕江與寧遠伯王永祚皆懼不出十月一青永祚入桂林分餉榕江無戍兵

大兵益深入十一月式耜檄印選出不肯行再趣之則盡室逃一青等亦逃去永祚迎降城中無一兵式耜端坐府中家人亦散部將請式耜上馬速去式耜叱退之俄總督張同敞至誓偕死是夕兩人秉燭危坐黎明數騎擁去諭之降不聽幽于民舍日賦詩倡和後就刑與敞同死式耜死由榔大懼自梧州奔南寧時孫可望已據滇黔受封為秦王順治八年可望遣兵至南寧襲殺其大學士嚴起恒等順治九年可望還由榔于安隆所改曰安龍府日益窮促聞李定國與可望有隙遣使密召定國以兵來迎可望偵知之遣人至安隆殺其大學士吳貞毓等數人順治十三年定國至乃奉由榔走雲南由榔封定國晉王順治十四年孫可望自置內閣六部等官以文安之為東

閣大學士初安之念川中諸鎮兵尚强欲結之勤王
乃自請督師加諸鎮封爵由榔許其請可望聞而惡
之遣兵逮安之至是以為太學士安之不為用走川
東可望舉兵與定國戰大敗挈其妻子降于我
大清順治十六年我
大清遣安遠大將軍信郡王多尼征南將軍卓布泰同
吳三桂議三路分兵進取雲南多尼自貴陽入三桂
自遵義入卓布泰自都匀入俱會師雲南省城多尼
兵至盤江由榔遣將焚鐵鎖橋遁去我
大軍作浮橋以濟進擊大敗之三桂兵至七星關有兵
屯守險乃從水西間道渡關遂直趋烏撒卓布泰至
盤江渡口由榔遣屯兵扼險沉船乃從下流十里取
所沉船乘夜潛師乃濟屯兵倉惶逃潰大敗之時定
國令師據雙河口山頂卓布泰遣兵登山奪其形勝
定國以象陣來爭山
大兵又大敗之于是三路兵俱入雲南省城定國乃與

白文選擁由榔走永昌既而
大兵遣前鋒進勦文選先拔營遁追及復迎戰隨擊敗之我
大兵克永昌由榔及定國等又走騰越于是渡潞江追之分八隊銜擊定國敗克騰越由榔走南甸遂入緬緬以四舟迎由榔隨行者六百餘人緬人于赭硜置茅屋居由榔遣兵防之順治十七年定國等與緬戰索其主連敗緬兵緬終不肯出由榔時平西大將軍吳三桂以由榔尚在請進兵緬甸以靖根株為一勞永逸之計我
大清命定西將軍愛星阿率師會之三桂遂傳檄緬甸諭以擒獻由榔順治十八年正月三桂遣二土官至緬示師期三月師至猛卯會瘴發撤兵而緬酋莽猛白屢得三桂檄欲生致由榔乃紿使人防守誘其從官沐天波等渡河盟盡殺之惟存由榔與其屬二十五人九月三桂及愛星阿師師自南甸隴川猛卯進

别遣兵取道姚関鎮康孟定十一月會于木邦時定國與文選不睦定國先奔文選尚憑江倚險欲分兵拒我

大兵自木邦晝夜行三百餘里臨江造筏將渡文選乃奔茶山我定西將軍愛星阿别令偏師追之自領大軍直趋緬十二月次舊挽坡去緬城六十里緬使人請兵百人進蘭鳩江濱為扞衛遂執由榔及其親屬送軍前偏師追及文選于猛養文選亦降明年四月由榔死于雲南時先後同盡節者吏部尚書李若星總督揭重熙貴州布政使張耀巡按雲南御史羅國瓛經畧兵部尚書李乾德大學士楊畏知兵部尚書傅作霖僉都御史范文先詹天顔大學士郭之彦兵部尚書楊鼎和總兵曹大鎬兵部侍郎余應桂監軍御史周震巡撫張孝起馬乾龍之虬耿庭籙總督洪淯鰲吏部侍郎王錫袞監軍御史麥而炫户部郎中朱寳進太僕少卿霍子衡兵部主事韓如璜指揮白

常燦湘南道副使陳象明鎮西將軍朱旻如守備孟泰吏部主事侯偉如虎賁將軍王興沅江土知府那嵩雲南參將徐日舜總兵蕭曠兵科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御史張載述刑科給事中張鐫兵科給事中林青陽都督鄭允元大理寺丞林鍾太僕少卿趙賡禹翰林檢討蔣乾昌李元開吏科給事中徐極御史周允吉朱議濂胡士端兵部郎中蔡演主事易士佳員外郎任斗樞御史李如月晉寧知府冷陽春師宗知州徐道興僉事胡恒戶部郎中譚先哲巡按御史朱奉鉡戶部主事鄭廷爵永寧知州曾異撰興寧知縣吳子麒天全碉門招討使楊之明大理衛指揮陳禎楚雄衛指揮王承憲大理衛守備陳海瀾滄衛指揮李君植恩恩知府董邦昌崑山知縣楊永言臨安通判劉之蘭具餘遷徙流離終于殉難者尚有總督林佳鼎臨安教授譚三謨等而朝政壞于五虎士民效死亦所在多有焉

質實

本朝順治四年明

桂王拜嚴起恒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時朝政决于李元允元允者惠國公成棟子也初為錦衣指揮使進封南陽伯握大權而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正發五人附之攬權植黨人目為五虎起恒居其間不能有所救正然遇事持平與文安侯馬吉翔司禮中官龐天壽共患難久無所忤而五虎積憾起恒王在梧州尚書吳貞毓等合疏攻五虎下獄將置之死起恒頓跽王舟力救貞毓等惡之乃合攻起恒起恒力求罷王留之不得竟去後手敕召還仍為首輔五虎獄不解惟彭年以反正功免議堡與時魁並謫戍湘客正發贖配追贓方獄之初起也金堡嘗劾慶國公陳邦傅十可斬並及馬吉翔龐天壽及邦傅統兵入衛修舊怨貞毓等主之遂合疏五虎誤國罪下錦衣衛而堡受刑尤酷有吕爾璵者吉翔門下士入臺班堡劾之曰臣何人爾璵何人吕宗之寵方新仁傑之表何在言甚不倫御

史程源在王舟側大言兩語罪該萬死遂為飛語以觸時忌于是都督張鳳鳴受密旨陳刑具用廠衛故事嚴鞫之搒掠慘酷瞿式耜以國勢危猶起黨禍七疏救不聽論謫金齒後改清浪衛堡移居桂林桂林破薙髮為僧披緇初稱五虎橫行害政後又遁跡緇流靦顏苟活垂二十年其進退無據更不足齒于人矣孫可望封秦王可望初從張獻忠為盜後歸正時據滇黔乞封王起恒持不可後胡執恭矯詔封為秦王可望知其偽遣使求真封起恒又持不可可望大怒乘王播遷遣其將賀九儀張勝等帥勁卒五千迎王至南寧直上起恒舟怒目攘臂問王封是秦非秦起恒曰君遠迎主上功甚偉朝廷自有隆恩若專問此事是挾封非迎主上也九儀怒格殺之遂投屍于江此順治八年事也衡州唐江南道宋荊湖路元衡州路明為府全州漢洮陽晉全州元全寧府明為全州府後改州屬桂林府今皆因之安隆所元普安路

明設守禦所今為貴州南龍府貴陽宋龍番元金筑明設程番府隸貴州後改名貴陽遵義宋為播州安撫司明初為宣慰司後改遵義府今皆因之雙河在雲南曲靖府南寧縣北三十里姚關在永昌府保山縣東南一百七十里明萬歷十一年灣甸導緬寇姚關十三年添守備駐之今省鎮康明置鎮康土州在永南府南三百八十里今因之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宣吳炳宜興人奔靖州時令炳從王太子走為

大兵所執送衡州自盡于湘山寺吳貞毓字元聲宜興人以謀名李定國為孫可望所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謚忠節焦璉字瑞亭宣府人南寧總兵後自刎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烈愍陳邦彥順德人復廣州不克入清遠及城破不降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烈何騰蛟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誠張同敞江陵人居正孫桂林敗執之就

刃顏色不變而死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諡忠烈
嚴起恒山陰人沐天波定遠人英十二世孫從由榔
入緬緬人刼之不屈受極刑死母陳氏妻焦氏先焚
死至是妾夏氏亦縊死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
諡忠節李若星息縣人為御史討貴州有功桂王時
名為尚書武岡破自刎死楊重熙臨川人屢率兵攻
撫州卲武不克為
大兵襲執送建寧受戮張耀三原人孫可望攻貴州耀
至定番州乘城拒守城陷不屈死並家屬十三人同
死羅國瓛嘉定州人孫可望攻曲靖城陷自焚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諡忠烈李乾德西充人經
畧川湖雲貴等處孫可望陷嘉定乾德驅家人及弟
赴水死楊畏知寶雞人為孫可望所執以憤擊可望
為所殺傅作霖武陵人監軍至武岡城破不降同妾
鄭氏投水死郭之竒揭陽人孫可望殺嚴起恒集鄉
勇起義不克後執至廣西不屈死楊鼎和江安人以

阻封議孫可望追殺之曹大鎬貴池人江西破招巳
卒往來廣信邵武明事敗不屈死余應桂都昌人以
事奪職家居久之起兵敗于江右遂自盡周震全州人
大兵至諸將謀降不從為所殺張孝起吳江人初為廣
州推官舉兵謀恢復不克後居龍門島
大兵破島不食死龍之虬永新人柳州城陷不屈死妻
朱氏亦死耿廷籙臨安河西人孫可望陷河西赴水
死洪清鰲晋江人
大兵下荆湘不屈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謚忠
節王錫袞祿豐人沙定州之亂起義兵兵敗不屈死
麥而炫髙明人
大兵克髙明執之不降死朱實蓮南海人與麥而炫復
髙明
大兵至戰死霍子衡南海人廣州破赴井死韓如璜博
羅人起兵攻東莞遇
大兵戰死白常燦清遠人迎陳邦彦守城戰死陳象明

東莞人徵餉至梧州遇
大兵戰死朱昱如臨桂人堅守平樂城破自刎死孟泰
全州人
大兵至全州守將降泰仰藥死侯偉如公安人從吳文
炳遇
大兵至不降死王興漳州人
大兵平粵興自焚死邢嵩沅江人
大兵至登樓自焚死徐日舜西安人為雲南參將城破
不屈死蕭曠武昌人
大兵破黎平戰死劉堯珍鎮雄府人吳霖歙縣人張載
述涇縣人俱以阻封為孫可望所殺張鐫寧國人林
青陽新寧人鄭允元歙縣人林鍾湖廣人趙賡禹袁
州人蔣乾昌晉江人李元開善化人徐極江西人周
允吉錢塘人朱議㵾南昌人胡士瑞進賢人蔡縯九
江人易士佳廬陵人任斗墟鄞縣人俱事桂王奉命
圖孫可望事洩見殺李如月東莞人劾孫可望被殺

冷陽春石阡人孫可望遣李定國陷晋寧拒戰死徐
道興滁州人孫可望遣李定國陷曲靖被脅死胡恒
竟陵州人孫可望陷卭州不屈死譚先哲平壩衛人孫
可望陷安順與妻劉氏同死朱奉鉀華陽人禦孫可
望于雅州兵敗死鄭延爵内江人拒孫可望于雅州
陷陣死曾異撰榮昌人孫可望寇永寧城陷自焚死
吳子騏貴陽人孫可望攻貴州戰敗死楊之明里系
無考拒孫可望于飛仙關兵敗死陳禎大理衛人沙
賊陷城巷戰死王丞憲楚雄衛人沙賊之亂中流矢
死陳海大理人李君植永昌人俱死于沙賊之亂董
邦昌楊永言俱昆明人劉之蘭平越人俱殉節于滇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謚烈愍林佳鼎莆田人
迎桂王率兵戰海口不勝死又彭燿等七十餘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謚節愍譚三謨昆陽人殉
節雲南又李兆旗等四十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入祠

發明 明福王偏立江左使能勉支歲月猶可比宋
高宗之南渡若唐王朱聿鍵桂王朱由榔適
跡閩滇不復成國正如宋帝昺帝昰流離瘴海殘
喘苟延景炎祥興之不得書年律以春秋之例二
王亦如是矣乾隆四十年特奉
諭旨以二王自不等于福王故輯覽未經載入但二王
為明室宗支其始末雖無足道而稱尊擅號首尾
十有餘年事跡多有可考與其聽不知者私相傳
述又何如約舉大凡俾知邊隅偷息不過若是之
竄賊無成更可正傳聞之訛異至如各為其主守
節不屈殉難捐軀者與宋文天祥陸秀夫相彷彿
則又當嘉其忠事之義
諭將二王本末撮叙梗槩並將死事諸臣亦為附載仰
見我
皇上大公至正雖勝國餘分尚與核實不遺臣等謹依
隨文附見之例于二王事既以類詮次而當時殉

節者並得登録亦惟仰遵

聖訓蕘以傳信闡幽云爾

十二月我

大清兵克河南府

高傑至徐州沿河築牆專力備禦且遣人通好許定國為絡聯河南計張縉彦亦奏定諸將分地王之綱自永城至寧陵許定國自寧陵至蘭陽劉洪起自祥符至汜水會

大清兵至孟津先遣精兵渡河沿河十五寨堡俱望風歸附

大兵入河南府總兵李際遇迎降縉彦等並走沈邱河南撫鎮飛章告急命傑率兵進屯歸德為備已而

大兵别由濟寧南下至夏鎮復自洛陽圍鄧州可法傑及劉澤清等各具疏告警馬士英言壮兵雖在河上

然闖賊尚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問渡乎況强弱何常赤壁三萬淝水八千惟在諸將策勵之而已卒不應

明命馬士英閲兵

將大閲京軍適有疾不出因命士英代之時工費無度荒酒漁色奄人田成等擅寵士英輩亦因之竊權固位政以賄成識者皆知其不堪旦夕既大鋮嘗以烏絲闌寫已作燕子箋雜劇進之時歲將暮福王一日居興寧宫憮然不樂韓贊周請其故王曰梨園殊少佳者贊周泣曰奴以陛下或思皇考乃作此想耶

明重頒三朝要典追䘏逆案諸臣

楊維垣追論三朝黨局力詆王之寀楊漣等而爲劉廷元霍維華等訟冤乃命將三朝要典宣付史館尋復令删定刋行吏部尚書張捷力稱維華等忠請表章三案諸臣因盡追賜䘏典贈廕祭葬謚全者維華

等六人贈廕祭葬不予謚者徐大化等三人贈祭葬者徐揚先等三人復官不賜卹者王紹徽等三人他若王德完黄克纘王永光章光岳等雖名不麗于逆案而為清論所不予者亦贈卹有差袁宏勲復請追論焚要典諸臣罪左良玉力言要典治亂所關勿聽邪言致興大獄袁繼咸疏言要典已經先帝焚毀何必復理其說未進宜寢之已進宜毀之不聽

質實　徐揚先江寧人　章光岳臨川人

發明　馬士英之進三朝要典也特為用阮大鋮地耳時姜曰廣呂大器高宏圖等極力疏諫不啻痛哭流涕言之而福王全不知省追馬阮弄權遂借是為報復翻十七年之定案而復興大獄其追卹諸逆臣非卹諸臣也欲黨邪害正而逞其毒也慕巢餘景尚晏然自以為安從容為蠱惑傾讒之舉以快其私諸臣固不足深責顧福王擁殘局以偷安速滅亡而罔覺猶聽傾倒于權奸之手抑

錢謙益在崇禎間因廷推牽引關節久致沈淪爾時無識之徒猶以其與溫體仁不諧頗冒清流之目迨南京起用即甘心獻媚權奸不惜抗疏頁諛解寃修好是其平昔飾僞盜名祇以希

又何
耶

明妖僧自稱齊王伏誅

有狂僧大悲自稱齊王又稱潞王為趙之龍所捕下鎮撫司勘訊阮大鋮與張孫振謀欲假以誅東林及素所不合者令大悲引諸臣擁潞王可一網盡也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書史可法高宏圖等名一時人望無不備列納大悲袖中錢謙益先已上疏頌士英且為大鋮訟寃修好矣大鋮憾不釋亦列焉將窮治其事獄詞詭祕廷臣皆自危而士英不欲與大獄乃第當大悲妖言立斬而止

明進練國事兵部尚書

初國事戍廣西久之赦還福王立名為戶部左侍郎尋改兵部至是加尚書仍莅侍郎事

心柄用及一經蹉跌而熱中躁進更復不能自持卒之大鉞等怏刻相尋仍不免於列名罷織彼屈節以求容于宵小者亦徒足自貽與譏焉耳

明福王由崧弘光元年是年五月我大清兵下江南明福王就執于蕪湖明亡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

春正月明以南京宮殿成推恩諸臣有差

加史可法太保馬士英少師王鐸少保子廕仍以士英掌文淵閣印充首輔辦事可法力辭太保許之可法為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

敢為兒女計乎在軍中絶飲除夕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殺肉分給將士已盡乃取盐豉下之思先帝泫然淚下凭几卧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啓左右遥語其故知府任民淯曰相公此夕卧不易得也令鼓人仍擊四鼓可法寤怒曰誰犯吾令左右述民淯意乃免

任民淯字時貞實澤濟寧人

明定北都從逆諸臣罪削刑部尚書解學龍籍

先是命治從賊諸臣獄做唐制六等定罪學龍定議為爰書分别上之其一等應磔者吏部員外郎宋企郊舉人牛金星平陽知府張嶙然太僕少卿曹欽程御史李振聲喻上猷山西提學參議黎志陞陝西布政使陸之祺給事中高翔漢潼關道僉事楊王休檢討劉世芳十一人也其二等應斬秋決者刑科給事中光時亨河南提學僉事鞏熖庶吉士周鍾兵部主事方允昌四人也其三等應絞擬贖者翰林院修撰

兼戶兵二科都給事中陳名夏戶科給事中楊枝起
廖國遴襄陽知府王承曾天津兵備副使原毓宗庶
吉士何孕光少詹事項煜七人也其四等應戍擬贖
者禮部主事王孫蕙翰林院檢討梁兆陽大理寺正
錢位坤總督侍郎侯恂山西副使王秉鑑御史陳羽
白裴希度張懋爵禮部郎中劉大巽吏部員外郎郭
萬象給事中申芝芳金汝礪舉人吳達修撰楊廷鑑
及黃繼祖十五人也五等應徒擬贖者通政司參議
宋學顯諭德方拱乾工部主事繆沅給事中呂兆龍
傅振鐸進士吳剛思檢討方以智傅鼎銓庶吉士張
家玉及沈元龍十人也六等應杖擬贖者工部員外
郎潘同春禮部員外郎吳泰來主事張琦行人王于
曜行取知縣周壽明進士徐家麟及向列星李棡八
人也其留壮侯候定奪者少詹事何瑞徵楊觀光太
僕少卿張若麒副使方大猷戶部侍郎黨崇雅吏部
侍郎熊文舉太僕卿葉初春給事中龔鼎孳戴明説

孫承澤劉昌御史涂必泓張鳴駿司業薛所蘊通政參議趙京仕編修高爾儼戶部郎中衛周祚及黃紀孫襄十九人也其另存再議者給事中翁元益郭充庶吉士魯㮚吳爾壎史可程王自超白孕謙梁清標楊棲鶚張元琳呂崇烈李化麟朱積趙頫劉廷宗吏部郎中侯佐員外郎左懋泰禮部郎中吳之琦兵部員外郎鄒明魁行人許作梅進士胡顯太常博士龔懋熙及王之牧王皐梅鶚姬琨朱國壽吳嵩孕二十八人也其已奉旨錄用者兵部尚書張縉彥給事中時敏諭德衛孕文韓四維御史蘇京行取知縣黃國琦施鳳儀兵部郎中張正聲內閣中書舍人顧大成姜荃林等十人也奏入諭以周鍾等不當緩決陳名夏等未蔽厥辜宋學顯潘同春等擬罪未合令再議惟方拱乾名在五等以結納馬阮特免其罪至是學龍更擬周鍾光時亨等各加一等潘同春諸臣皆候補小臣受偽無據仍執前律時馬阮急欲殺周鍾學

龍欲緩其死謀之王鐸秉士英注籍上之且請停刑鐸即擬俞旨褒以詳慎平允士英大怒然事已無及大鋮暨張捷楊維垣等聲言欲劾學龍學龍引疾命未下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等詆其曲庇行私遂削籍　後周鍾光時亨仍同周鑣雷縯祚並殺大鋮等即傳旨二等罪斬者謫雲南金齒軍三等罪絞者充廣西邊衛軍四等以下俱為民永不敘用然學龍所定案亦多漏網而所擬一等諸犯皆隨賊西行實未嘗正刑辟也

正質實

李振聲米脂人喻上猷石首人黎志陞華容人劉世芳膚施人方允昌淅江人廖國遴長沙人原毓宗蒲城人王孫蕙無錫人梁兆陽番禺人王秉鑑扶風人陳羽白南靖人申芝芳嘉定人金汝礪仁和人方拱乾桐城人繆沅錢塘人呂兆龍金壇人傅振鐸金谿人方以智桐城人傅鼎銓臨川人張家玉東莞人潘同春餘姚人吳泰來新昌人張琦無錫人徐家麟鄞縣人何瑞徵信陽人

黨崇雅寳雞人熊文舉新建人葉初春湖口人龔鼎孳合肥人涂必泓南昌人薛所藴孟縣人衛周祚曲沃人翁元益上海人魯桌山陰人史可程順天人王自超會稽人白孕謙涇縣人朱積華亭人吳之琦晋江人胡顕井研人朱國壽丹陽人時敏常熟人韓四維嵩縣人黄國琦南昌人施鳳儀嘉定人姜荃林鄱陽人

明總兵許定國誘殺高傑于睢州

傑帥兵進次歸徳定國方駐睢州定國嘗上書詆傑為賊故傑素銜定國而定國亦已遣使納欵于我

大清且送其二子渡河為質乞濟師往援傑微聞之招定國相會不應傑復邀廵撫越其杰廵按陳潜夫同往睢州定國始郊迎㲄其軍而以贏見且故為屈服狀傑心輕定國遂欲入城其杰止之不聽十一日定

國置酒享傑傑飲酣為定國刻行期且徵及送子事定國益疑無離睢意傑固促之行定國怒夜伏兵傳礮大呼其衆等急遁走傑醉卧未起衆擁至定國所殺之先是傑以定國將去睢盡發兵戍開封所留親卒數十人而已定國僞恭順多選妓侍傑而以二妓偶一卒寢卒盡醉及聞礮欲起為二妓所掣不得脫皆死明日傑部將回軍攻城自東門入老弱無孑遺定國遂走降于

大清軍傑為人淫毒揚民聞其死皆相賀然是行也進取意甚銳故時有惜之者黄得功聞傑死復引兵襲揚州將盡殺其妻子以報城中大懼史可法急命同知曲從直諭解之乃引兵去質實曲從直字

完初遼東人

明以吏部侍郎蔡奕琛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尋復以唐世濟為右都御史皆阮大鋮援之也

明以衛允文為兵部侍郎總督開歸軍務

高傑既死部下兵將大亂互為雄長睢州旁近二百里殺戮無遺史可法聞之流涕曰中原不可為矣遂馳至徐州以總兵李本身乃傑甥請用為提督代統其衆又令傑子元爵撫定其軍黄得功劉澤清良佐聞可法欲以本身將傑軍連章劾之而監軍衛允文希馬士英指亦論可法督師為贅士英喜即擢允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標下兵馬經畧開歸軍務以分其權可法益不得展布矣尋撤傑兵回揚州改命劉良佐防歸徳

質實 衛允文傑同鄉陷賊南還傑請為己監軍

我

大清兵克西安李自成走襄陽

我
大兵至潼關賊將劉芳亮迎戰奮擊敗之俘斬無算自成親率馬步兵至復大破之遂克潼關偽伯馬世耀以七千人來降斬之進克西安自成已焚宮室由龍駒寨走武關入襄陽復走武昌我
大兵兩道追躡蹙之于鄧州承天德安武昌等處窮追至賊巢連破走之當是時左良玉東下武昌虛無人自成屯五十餘日賊衆尚五十餘萬攺江夏曰瑞符縣尋為我兵所迫部衆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延寧蒲圻至通城竄于九宮山既而自成留李過守寨自率二十騎畧食山中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縊死或曰村民方築堡見賊少爭前擊之人馬俱陷泥淖中自成腦中鉏死剥其衣得龍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驚謂為自成也我兵遣識自成者驗其屍朽莫辨獲

自成兩從父偽趙侯偽襄南侯及自成二妾金印一又獲偽汝侯劉宗敏偽總兵左光先偽軍師宋獻策于是斬自成從父及宗敏于軍牛金星宋企郊等皆遁亡自成兄子過改名錦偕諸賊師奉自成妻高氏降于總督何騰蛟時唐王立于閩賜錦名赤心封高氏忠義夫人號其軍曰忠貞營隸騰蛟麾下永明王時赤心封興

國侯尋死

二月明以阮大鋮為兵部尚書

命大鋮以尚書協理部事仍巡閱江防大鋮雖長中樞置一切兵事不問頤時時撓六部權任劉應賓為文選濁亂銓政再舉考擢其私人二十餘人為給事御史嘗欲罷撫按糾薦令納金于官糾者免薦者予其謬誕如此　中書舍人林翹善星術以嘗決士英必大用半歲間遂躐授左都督銜蟒服趨事總督袁

繼咸請以陳麟鄧林奇為總兵大鋮索賄始給勅印諸白丁隷役輸重賂立躋大帥時人為之語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路走　質實劉應賓沂水人林翹江浦人

三月明人有自稱崇禎太子者下獄治之

北都之變李自成刼太子慈烺西走不知所終或傳其已遇害至是有自北來稱太子者名勲臣朱國弼等閣臣馬士英等翰林劉正宗等入見武英殿面諭府部九卿科道辨驗真偽日午羣臣奏係故駙馬都尉王昺姪孫王之明曾侍衛東宫家破南奔鴻臚少卿高夢箕家丁穆虎教之詐稱太子乃下之明中城兵馬司獄越四日復逮夢箕穆虎鞫于午門皆具服亦下刑部獄時都下士民皆以太子為真衆論籍籍謂士英等朋奸導上滅絕倫理黄得功抗疏爭之疏畧曰東宫未必假冒先帝子即上子未有了無證明

混然雷同者臣恐在廷諸臣諂狗者多抗顔者少即明白識認亦不敢抗論取禍矣命三法司覆訊王之明等遂令塽得功原疏以絶奸謀又傳諭穆虎若非奸人豈敢挾王之明冒認東宫主使附逆實繁有徒著法司窮治益士英意在姜曰廣輩也左良玉亦疏請保全東宫以安臣民之心謂東宫之來實有符驗滿朝諸臣但知逢君不惜大體明知窮究並無別情必欲輾轉誅求遂使陛下忘屋烏之德臣下絶委裘之義普天同怨陛下獨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親親而仁民願陛下省之江督袁繼咸亦疏言太子真偽非臣所能懸揣真則望行良玉言偽則不妨從容審處多召東宫舊臣辨識以解中外之疑湖撫何騰蛟亦力奏壯來太子不可殺謂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召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偽既是王昺姪孫何人舉發内官公侯多壯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此事關天下萬世是非不可不慎時以

王之明自供甚明命法司質實劉正宗安邱人王鵠將審明節畧各諭之而已質實高高陽人尚穆宗女延慶公主高夢箕河間人

明河南婦人有自稱王妃者下獄治之

河南有婦人童氏自稱藩邸王妃劉良佐信之巡撫越其杰具儀從送至京以為假冒下童氏錦衣衛獄以前巡撫御史陳潛夫嘗于途次稱臣朝謁亦逮治之中外譁然良佐因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論懇求曲全兩朝彝倫毋貽天下口實命將獄詞刋布以息羣疑質實童氏福王為郡卒及為世子娶妃李氏以洛陽陷遇害童氏周府宮人逃難至尉氏縣依福王于旅邸生一子已六歲福王時娶妃黄氏王南奔各不相顧太妃與童氏亦各逃散太妃自河南來陳潛夫奏妃尚在福王不名至是自越其杰所

詔宮弗納劉良佐言童氏非假冒馬士英亦言苟非至情所關豈敢自詣宜迎入宮密諭河南撫按護送皇子來京不聽下童氏錦衣衛獄獄中細書相遇月日及睢州情事甚悉付掌衛馮可宗呈覽棄不視可宗辭審福王命屈尚忠嚴刑拷掠斃之獄中

我

大清兵定河南

我大軍既定關陝復移師下江南出虎牢關口分兵自龍門關及南陽三路同趨歸德克偃城上蔡諸縣所過城邑皆望風歛附遂進取歸德巡按御史凌駉及其從子潤生死之南陽副將李好降河南悉定

質實

虎牢關開封府汜水縣西龍門關河南府伊水北即

伊闕

明左良玉舉兵反

良玉既與馬士英有隙士英謀築板磯城為西防良玉嘆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而黄澍匿其軍中與諸將日以清君側為請良玉躊躇弗應會王之明事起良玉爭不聽心甚不平澍欲借此激衆以報己怨名三十六營大將與之盟良玉亦以士英裁其餉益大憾反意遂决乃傳檄遠近以討士英為名復上疏請誅之疏言竊見逆賊馬士英無日不聞其罪狀無人不恨其奸邪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洶傳陛下屢發矜慈士英以真為假必欲置之死而後快其謀臣自此義不與奸賊共天日矣臣已提師在途將士眦目指髮人人必欲快食其肉臣恐百萬之衆發而難收震驚宮闕且聲其罪狀正告陛下仰祈剛斷與天下共

棄之自先帝之變人人號泣士英利災擅權事事與
先帝為難欽案先帝手定者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
手焚者士英復修之罪不容于死者一也國家提衡
文武全恃名器自賊臣竊柄以來賣官鬻爵殆無虛
刻都門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如越其杰
以貪罪遣戍不一年而立陞部堂張孫振以贓汚絞
犯不數月而夤緣僕少袁洪勳與張道濬皆詔獄論
罪者也借起廢例復原官凡此之類直以千計罄竹
難書罪不容于死者二也閹臣司禮擬政事歸六部
至于兵柄尤不得兼握士英已為首輔猶復掌樞是
弁髦太祖法度且又引其腹心阮大鋮為添設尚書
各操重柄以為呼應罪不容于死者三也陛下選立
中宮典禮攸關士英居為奇貨先擇其尤者以充下
陳罪通于天而又私買妓女寄養阮大鋮家希圖進
選計亂中宮陰謀叵測罪不容于死者五也陛下即
位之初恭儉神明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艷女損傷

盛德每對人言慈則歸君罪不容于死者五也國家遭此大難須寬仁慈愛以收人心士英自引阮大鋮以來睚眦殺人如雷續祚周鑣等煅錬周内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題三案深埋陷阱將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裹足解體罪不容于死者六也九重秘密豈臣子所敢言士英遍布私人凡陛下一言一動無不窺視又募死士竄伏皇城詭名禁軍以觀陛下動静曰廢立由我罪不容于死者七也率土碎心號痛者先帝殉難皇子猶存援受分明臣前疏已悉士英乃與阮大鋮一手挈定不畏天道神明不畏二祖列宗不畏天下公議不畏萬古綱常忍以先帝已立七年之嗣君為四海謳歌訟獄所歸者付之幽囚天昏地慘神人共憤凡有血氣皆欲寸磔士英大鋮等以謝先帝此非臣之私言諸將士之言也非獨臣標將士之言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將士英等肆諸市朝傳首四

方用抒公憤臣等束兵計刻以待不禁大聲疾呼激切以聞疏上遂引兵而東自漢口達蘄州列舟三百餘里士英大懼急命阮大鋮劉孔昭率兵會黄得功趨上江堵禦袁繼咸請敕太子以遏止之不聽　良玉之發武昌邀總督何騰蛟偕行不可則盡殺城中人刼之騰蛟觧印付家人令速走將自剄良玉部將擁去置之别舟乗間躍入江漂十餘里漁舟救之起則漢前將軍關侯廟前也家人懷印亦至相視大驚覔漁舟忽不見人謂騰蛟忠誠得神祐云

夏四月明周鍾光時亨伏誅遂殺前禮部郎中周鑣山東按察司僉事雷縯祚

先是馬士英以鑣縯祚甞立主潞王議指爲姦曰廣私黨令朱統鐼劾奏逮治及周鍾光時亨降賊賊敗

鍾時亨竄歸南京逮下獄士英復言二人從逆罪應族誅請以鍾從兄鑣從坐阮大鋮亦與鑣有夙憾于是御史羅萬爵王懩等連疏詆鑣縯祚至比縯祚為成濟請亟正西市至是左良玉稱兵人情洶洶而良玉檄中復斥其搆陷鑣縯祚狀士英等益怒因謂鑣實召良玉兵遂戮鍾及時亨而賜鑣縯祚自盡

質實　羅萬爵蕪湖人

明徵劉良佐等將兵入援

左兵將至馬士英急調良佐等入衛劉澤清亦以勤王為名大掠而東時史可法以

大清兵將及淮南連疏告警福王謂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赴北兵可法以為上游不過除君側之惡原不敢為難若

大清兵一至則南都不保乃移書士英懇其選將添兵

而士英惟以左兵為急時大理寺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成友謙亦請毋撤江北兵丞守淮揚士英厲聲曰若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議款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力排思孝等議淮揚備禦益弱〔質實〕姚思孝歙縣人喬可聘寶應人成友謙南通州人

明左良玉死于九江

良玉至九江邀袁繼咸入舟中語及太子下獄事大哭因袖出密諭邀諸將盟繼咸正色曰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負良玉色變乃改檄為疏駐軍候旨繼咸歸方謀拒守而部將郝效忠陰納良玉兵入城殺掠縱火殘其城而去而良玉已疾篤望城中火光太息曰吾負臨侯嘔血數升遂死其子夢庚秘不發喪諸將共推為帥留七日而東兵勢尚盛自彭澤以下皆陷黃得功方駐軍荻港進拒夢庚于銅陵

破之解其圍阮大鋮等日虛張捷音以邀爵賞得功尋復敗其衆于板子磯乃封得功靖國公命移家太平一意防禦良玉後營總兵惠登相本降寇過天星感良玉恩有忠實心方諸將自九江東下連陷郡縣獨池州不破貽書言留待後軍登相大詬曰若此則反不如我前為流賊時矣如先帥未命何撤其軍返夢庚索輕舸追之相見大慟登相以夢庚不足事遂引兵絶江去諸將乃議還軍而

大清兵已至　壮夢庚遂執袁繼咸及安慶巡撫張亮偕黄澍率衆歸附亮乘間赴水死繼咸壮行亦不屈死

質實　袁繼咸字季通臨侯其别號也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毅張亮內江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節

我

大清兵克泗州

我定國大將軍豫親王多鐸等領軍自歸德府起行潁州太和悉下兵未至泗州二十里遣將先奪泗城淮河橋守將焚橋遁走我

大兵遂夜渡淮翌日追五十餘里不及我豫親王遣將率師至揚州城北獲船百餘艘是日

大兵拒揚州城二十里列營又至揚州城南獲舡二百餘艘于是

大兵遂薄揚州城下

我

大清兵克揚州明督師兵部尚書兼大學士史可法等死之

可法初聞
大兵日南下將移軍泗州防護祖陵輜重已發而左良
玉稱兵名之入援渡江抵燕子磯黄得功已破良玉
軍可法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俄聞盱眙已降
大清泗州援將侯方嚴敗歿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訛
傳許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關出舟
楫一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獨總兵劉肇基自
白洋河趨赴請背城一戰可法持不許先是我
大清兵屯斑竹園招諭可法及衛允文等降不從總兵
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城中埶益單諸
文武分陴拒守舊城西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
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及我
大清兵薄城下用巨礟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
不殊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既就執可法大呼曰
我史督師也乃殺之劉肇基分守北門發礟傷圍者
及城破率所部四百人巷戰格殺數百人後騎來益

衆力不支與副將乙邦才馬應魁莊子固汪思誠等皆死衛允文及在籍侍郎張伯鯨運使楊振熙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王纘爵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吳道正縣丞王志端副總兵樓挺汪應龍李豫參將陶國祚許謹馮國用陳光玉李隆徐純仁遊擊李大中孫開忠都司姚懷龍解學曾及幕客盧渭歸昭等皆死之員外郎何剛庶吉士吳爾壎皆參可法軍事城破亦投井死其他諸生高孝纘王士琇王纘王績王續又有武生戴之藩醫者陳天拔畫士陸愉義兵張有德市民馮應昌舟子徐某及婦女死節者不可勝紀時福王命劉澤清往援揚州而澤清已潛謀輸款

我

大清恩其反覆磔誅之　史可法死覓其遺骸天暑蒸變不可識踰年家人以袍笏招魂葬于揚州郭外之梅花嶺

質實　梅花嶺在揚州府新城廣儲門外一名土山白洋河在桃源縣西白洋鎮即潼水之

下流也史可法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正並
為修墓葺祠
御題其畫像詩刻石祠中劉肇基贛榆人侯方巖里系
無考乙邦才青州人戰敗自刎死馬應魁字守卿貴
池人巷戰死莊子固字憲伯遼東人屯徐州聞揚州
城被圍馳救城破欲擁史可法出城格門死汪思誠
城破殉節死衛允文赴水死張伯鯨江都人與當事
分守城城破自縊死揚振熙臨海人城破殉節死任
民育城破着緋衣安坐堂上就殺闔門赴井死曲從
直與其子守東門城破不屈死王纘爵鄞縣人城破
殉節死周志畏城破闔門俱死羅伏龍新喻人代周
志畏城破殉節死吳道正餘姚人王志端孝豐人城
破俱殉節死樓挺汪應龍李豫陶國祚許謹馮國用
陳光玉李隆徐純仁李大中孫開忠姚懷龍解學曾
里系俱無考諸人從史可法守城城破巷戰死盧渭
字渭生長洲人在史可法幕投水死歸昭崑山人在

可法幕守西門城破亦殉節死何剛字慤人上海人吳爾壎崇德人俱投井死高孝纘王士琇王纘王績戴之藩俱揚州人城破殉節死陳天拔陸愉張有德馮應昌徐某俱揚州人城破殉節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劉肇基忠烈張伯鯨任民育何剛俱忠節乙邦才馬應魁莊子固曲從直周志畏樓挺江應龍李豫陶國祚許謹馮國用陳光玉李隆徐純仁李大忠孫開忠姚懷龍解學曾俱烈愍羅伏龍吳道正王志端楊振熙汪思誠侯方巖王纘爵俱節愍盧渭歸昭高孝纘王士琇王纘王績王續戴之藩陳天拔陸愉張有德馮應昌徐某俱入祠

五月我

大清兵渡江

是月丙戌日我
大清兵臨江總兵鄭鴻逵鄭彩以水師守瓜州副使楊
文驄駐金山扼大江而守會王𢢔文驄常鎮巡撫兼
督沿海諸軍文驄乃還駐京口合鴻逵等兵南岸與
大清兵隔江相持
大清兵編大筏置燈火夜放之中流南岸軍發礮石以
為獲勝也日奏捷己丑夜我
大清兵乘霧潛濟陸續引渡又留舟師壮岸敵至則以
礮夾攻之及迫南岸明諸軍始知倉皇列陣甘露寺
鐵騎衝之悉潰蘇松巡撫霍達及文驄俱走蘇州鴻
逵等縱兵大掠質賈長安人霍達長
掠遁還閩中
明福王出奔太平
京口敗走奔還南京大震福王猶酣宴至夜半跨馬
自通濟門出走遂奔太平劉孔昭斬關遁馬士英以黔

兵四百人為衛挾福王母妃走浙江亂兵入獄擁王之明立之時黄得功方收兵屯蕪湖福王潛入其營得功驚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柰何聽奸人言倉卒至此且臣方出戰安能扈駕王曰非卿無可仗者得功泣曰願效死

馬士英走浙江道廣德知州趙景和閉門拒守士英攻破執景和殺之大掠而去走杭州守臣以總兵府為母妃行宫未幾阮大鋮亦自上江逃至及

大兵平杭州士英欲謁魯王魯王諸臣力拒之士英與大鋮俱走嚴州方國安營國安士英同鄉也大鋮在營掀髯指掌日談兵國安甚喜而士英則以南渡之壞半由大鋮而已居惡名頗以為恨已而我

大兵擊敗士英國安士英國安帥衆渡錢塘又窺杭州

大兵擊敗之溺江死者無算士英擁殘兵欲入閩唐王以罪大不許明年我

大兵勦湖賊獲士英即誅之大鋮赴江干乞降從

大兵攻仙霞關僵仆石上死或曰士英遁至台州山寺為僧為我兵搜獲大鋮國安先後降後得士英大鋮國安請唐王出關為內應疏遂斬士英國安于延平城大鋮自觸石死仍戮屍云福王母妃鄒氏被士英挾至浙江後有福王妃兄黄調鼎迎王母妃養于洛數年鄒乃卒調鼎葬之

質實

黄調鼎福王時官左都督趙景和錢塘人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節愍

我

大清兵定南京

大軍營城址明總督京營忻城伯趙之龍奉表納欵勳戚則魏國公徐州爵駙馬齊贊元靈壁侯湯國祚安遠侯柳祚昌等大臣自大學士王鐸禮部尚書錢謙益等文武數百員并城內官民迎降興平伯高傑子

元照廣昌伯劉良佐等亦于沿途歸附得馬步兵二
十三萬八千三百豫親王奏
聞我
世祖章皇帝以既平河朔旋定江南
詔行祭告大赦事而
大兵遂入屯城中時刑部尚書高倬行人司行人陸培
吏部尚書張捷副都御史楊維垣皆死之而庶察殉
難者則有儀制司主事黃端伯戶部郎中劉成治戶
部主事吳嘉允中書舍人龔廷祥欽天監博士陳于
階青陽知縣龐昌允南昌知縣劉曙等其諸生布衣
死者則又有文秉吳可箕
金璽馬純仁陳士達等
質賓
徐州爵宏基之子齊
贊元尚光宗女遂平
公主高倬忠州人為御史有聲福王時議裁冗員不
納南都破投繯死陸培錢塘人奉使歸值南京破以
繩授二僕就縊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謚忠
節黃端伯新城人南都破令降不屈死 本朝乾隆

四十一年追謚烈愍劉成治漢陽人南都破趙之龍將降封戶部庫成治手摶之還寓自縊死吳嘉允華亭人奉使出都聞城破謁方孝孺祠自縊死龔廷祥無錫人南都破衣冠步至武定橋投水死陳于階上海人以史可法薦為博士南都破自縊死龐昌允西充人南都破走九華山謀舉兵事洩殉節死劉曙長洲人由進士授官未行南都破殉節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追謚節愍文秉吳縣人震孟子南都破殉節死吳可箕休寧人南都破自縊雞鳴山黃金璽江寧人謀募兵守禦南都破扼吭死馬純仁六合人南都既下六合歸附題橋柱抱石沈死陳士達上元人南都破殉節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俱入祠

我

大清兵至蕪湖明總兵田雄劫福王由崧以降靖國公

黄得功死之明亡

南京既定我
大清定國大將軍豫親王多鐸遂遣官兵及降將劉良佐等襲太平福王復走蕪湖我
大兵趨擊之福王登舟欲渡江走
大兵據江口截其去路黄得功以戰荻港時傷臂衣葛衣以帛絡臂佩刀坐小舟方督麾下八總兵結束前迎戰而良佐大呼岸上招降得功怒叱曰汝乃降乎忽飛矢至中其喉左偏得功知不可為擲刀拾所拔箭刺吭死其妻聞之自經死總兵翁之琪亦投江死田雄遂挾福王以降所屬總兵及部衆俱降我
大兵執福王至南京改南直隸為布政司以應天府為江寧府郡縣無不歸附江南悉定我豫親王遣貝勒博洛等統兵趨浙江持檄招撫閏六月
大兵至杭州敵兵分兩路拒戰擊敗之乘夜渡錢塘江

逃竄我

大兵追至江岸駐營敵兵見之以為江潮朝夕有信江岸之營必皆被淹而江潮連日不至闔郡驚為神助明潞王朱常淓遂率衆開門納款浙江悉平時闖賊李自成既遁英親王阿濟格率兵追勦自成走死肅親王豪格勦擊流賊張獻忠屢經敗竄尋射殪之餘賊並陸續掃蕩其福建江西湖廣四川兩廣貴州雲南各省我

大清以次平定海宇咸歸一統兵

質實

黃得功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桓翁之琪錢塘人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追謚忠節

發明

明季自流賊禍熾莊烈殉社稷太子二王不知所終其正統已失矣福王擁立江左使稍能奮志有為或如宋高南渡延明祚于一線乃政歸馬阮四鎮交訌不亾何待唐王擅權于芝龍桂

王執敗于五虎流賊竄走旋抵滅亡益復何足比
數我
大清應運而興江南既下九宇蕩平一時親臣盡臣
同心戮力肇立丕基溯自我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四月定北都以來久垂大一統之
盛
皇上權衡百代以明福王比建炎之例于蕪湖就執始
書明亡存勝國之餘分益以彰怙冒之無外
聖朝勳德遠邁
千古矣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四十